

# 法西蒂斯主義運動論

今中次磨著

查士驥譯

獨裁政治論叢書第三卷

文哲存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著 曆 次 中 今

譯 騷 士 查 法

法

西

斯

蒂

主

義

運

動

論

行發局書通華海上

# 法西斯蒂主義運動論

## 目次

第一章	世界現象的法西斯蒂主義·····	一
第二章	革命者法西斯蒂主義·····	一九
第三章	戰鬥者法西斯蒂·····	五〇
第四章	政黨法西斯蒂·····	六八
第五章	法西斯蒂主義的本質·····	一二九

# 法西斯蒂主義運動論

查士驥譯

## 第一章 世界現象的法西斯蒂主義

### 一、法西斯蒂主義的語源

法西斯蒂主義 (Fascism) 的稱呼，爲英語的發音。德語曰法西斯姆史 (Faschismus) 或法西徐姆史 (Faszismus)，法語曰法西斯曼 (Fasisme)，意語曰法西斯莫 (Fascismo)。漢譯時似應作「民族的社會主義」。固然其語源是來自叫作「團結」的意語「法西」(Fascio) 者。但現今不僅指具體的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的主張，更常用於廣義的解

571.192  
98.4  
3



(南)

釋。關於這點，到後面再說；至於此意大利的法西一稱呼更來自何處，則法西斯蒂黨自稱係來自古羅馬叫李克得（Lictor）的官吏所有的法西亞。（Fascia）【註】

【註】Major J. S. Barnes, *Fascism*, London, 1931. p. 13.

法西亞者，爲上述的官吏李克得所有的棒，爲榆樹的木束或山毛棒的木束，束中插着一把斧頭。官吏李克得負此棒而伴着羅馬的大官如康史羅士，台克脫托爾等人外出的一種儀式。聽說這是清道的意味。此外審判的時候，似用爲「清罪」之意。這句話，產生於此種古制度，可當之爲意大利專有的名詞。

所以由意大利人看來，法西這稱呼決非新奇之物。但在一九一四年莫索里尼以此語爲「革命者法西」（“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

的團體運動的呼稱之前，意大利一般人是用之於地方的革命運動的團體的。一九一四年莫索里尼的團體，是以意大利對協約國參戰爲目的；停戰之後，此團體被改組，成爲參戰者的民族主義運動了。卽一九一九年三月之際，北部意大利各處「參戰者法西斯」（*Fascio dei Combattanti*）的勢力頗盛，遂至成立了莫索里尼的「戰鬥者法西斯」（*Fasci di Combattimento*）。

所以法西斯這稱呼的起源爲純粹的意大利產，由此也可明白。但今日和此相同的運動及運動理論，並相同的社會的傾向，散見於世界各國，因而此運動及其理論已不能僅限於意大利的法西了。（以下爲通俗起見，凡法西斯黨或法西斯主義統稱爲法西斯蒂黨，或法西斯蒂主義譯者注）。

法西斯蒂黨的一份子詹姆士·史托拉去·巴奈史自己說道，

「法西斯蒂主義由種種的歷史的，及心理的理由，最初雖是勃興於意大利，但其觀念却非當之為既已成熟到普及于全世界的運動來敘述不可」。【註】Barnes, *Fascism*, P. 11; also cf. *The Universal*

*Aspects of Fascism of J. S. Barnes*, London 1928.

據此，則法西斯蒂主義者普通是不以法西運動為僅是意大利的運動的。【註】

【註】依一九一九年的法西綱領，則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為世界法西斯蒂運動的一員，

在瑞士的洛桑，設有「*Chet*」即「法西斯蒂主義研究國際中央局」，(*International*

*Centre of Fascist Studies*) 羅網着各國的學者。

但在法西斯蒂主義者以外的學者中，有把法西斯蒂主義視為意國

特有的運動，當之爲從意國獨有的環境產生之物者。〔註〕

【註】Fred B. Hardt在載於Hermann Sacher Staatslexikon, V. Aufl. I. Bd. 1926(SS. 1804-1812)中法西斯蒂主義一項中說道，「法西斯蒂主義爲歐洲大戰後的現象，而特爲意大利的觀念。其基礎之下，有『歐洲一般的政治的——即民族主義的強大化——國法的——即由議會主義的頹廢必然產生出來的堅固的國家權力的要求——及社會學的——即在政黨政治的支配之下的階級爭鬥的形式上，資本和勞動的經濟的對立決不能解決，非由超越國家全體福祉的見地調和之不可」。——等時代潮流的流貫。法西斯姆史由歐洲那樣的思想界所給與其他諸國的反響，已不言自明；但自特別產生於意大利的式樣視之，則覺除意大利外，法西斯蒂無存立的餘地。……」（一八〇四頁）

各國當然各有其特有的環境，但把法西斯蒂主義運動認爲意國特

有的現象的見解，未免失之太狹。在今日，我們已能看到發生於意國以外的相同的，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差異的法西斯蒂主義運動。

可是此運動的本身，被稱為法西斯蒂的，僅有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停戰紀念日舉行結黨式，以喬治·凡洛 (Georges Valois) 為指導者的法國的法西斯蒂主義者，即法沙 ("Le Faisceau des Combattants et des Producteurs.")。【註】及奧國等的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者的國際的支派；此外的均各用其特有的呼稱。

【註】法國的法沙，——今日已被認為歸于失敗了，予其說因指導不得當，無寧說因法國社會環境所影響之點為多——，但一時曾發刊日刊新聞新世紀，在總理凡洛之

下，有副總理Jacques Arthuys (b. 1894) 總幹事 Andre d'Humières (b. 1887) 宣傳

部長 Phillippe Barrès (Mauric Barrès 之子，及書記長 Serge Andre (b. 1890)。喬治

• 凡洛是假名，本名叫格萊桑(Alfred Georges Grassin)，生於一八七八年。青年時代是個安那琪主義者，為事務家出身，後入安克興·法倫山斯為黨員，聞以著述名於時，占重要的地位。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新世紀週刊發刊，被推為主筆，法沙結黨，即為該黨總理。他著述頗多，最可注目的為L'Économie Nouvelle, 1925; L'Etat, les Finances et la Monnaie, 1925;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1924; La Politique de la Victoire, 1925; Le Fascisme, 1927; L'Etat syndical et la représentation corporative, 1927等種。關於法沙的構成員及綱領，後面再述。

不僅此也，即推考法西斯蒂主義之思想的泉源，也決非意國特有之物，它由法國的「安克興·法倫山斯」的理論發展而成，極為明顯。彼尼得·莫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Romagna州的 Predappio 做過小學教師，但在後來遊歷的生活中，

當遊到法國，其時，就學得了安克興·法倫珊斯的理論。安克興·法倫珊斯的思想，爲極端的國家主義，同時也是機能國家論，主張反山米主義（Semitism）。今日的法西斯蒂主義國家構成理論，不妨說完全是此安克興·法倫珊斯的理論。可是在各種社會運動的戰術上，則所負於莫氏後日社會黨員時代的經驗之處，頗不在少。

因此之故，法西斯蒂運動自身，已經帶有國際的性質了。所以我們不必去問運動名稱的如何，或運動指導者的主觀如何，而應得觀察運動的實質，由此求法西斯蒂主義的本質的傾向。那麼目下世界各國有怎樣的法西斯蒂主義的運動呢？

## 二、外國的法西斯蒂主義運動

德國既已成爲政黨的法西斯蒂主義的團體，有下列四個。

(一)愛德洛夫·希忒勒(Adolf Hitler)的「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勞動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azis)

(二)休蓋堡(D. Hugenberg)的「德意志民族國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三)於一九二三年七月由前者(二)分裂出來的「保守國民黨」(Konservative Volkspartei)

(四)成立於一九三〇年四月的「德意志青年團」的政治機關，一九三〇年七月當「德意志國家黨」(Deutsche Staatspartei)成立之際，更與之合併；但至是年九月十四日總選舉之後，更獨自分裂爲「國民民族同盟」(Volksnationale Bund)

這四種之中，第二的休蓋堡的運動，有君主主義的綱領，立於最右翼。反之，第三的「德意志青年團」的政黨，承認現行共和主義憲法，而以退伍軍人爲其本來的中心勢力，可說較前者更爲法西斯蒂主義的。但最典型的法西斯蒂主義，當然爲希忒勒氏的那琪史(Nazis)，此那琪史，一方有社會主義綱領，一方更有民族主義綱領。【註】

【註】上述四政黨的綱領之對立的意義，讀了那琪史所出版的「Nationalsozialistische

Bibliot Hek', Heft 20. 'Die politische Parteien und ihre Sünden,' Von Hans Weberstedt, 1930 就可充分明白。關於「德意志青年團」，可參觀「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1931」(p. 76)

上面的叢書第一冊，是解釋那琪史的綱領。看了它的所謂二十一綱領，就可明白其本質。而Hitler, Mein Kampf, 又更能說明其本質，且那琪史的反山米主

義運動的機關報，於米亨出有月刊『Der Weltkampf』，關於階級理論，則以 Walter Schmitt, Die Klassenkampftheorie und ihre Widerlegung. 1930. 最為適切。

關於那琪史，去年（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柏林發行的叫作八小時夜報（8-Uhr Abendblatt）的普通新聞紙上，和希忒勒的書信同時發表了海生·達爾姆（海塔脫）的大資本家以做抑壓共產黨的工具為條件，有各捐助那琪史巨額的軍費的一事實。此材料真假問題，當然我是不知道的，但也不能否定之為無這事實。

德國除此四政黨之外，尚有為帝政復古運動的鐵兜運動（『Stahlhelm』），黨員也不在少數，（去年七月曾有一萬五十人的示威運動）。其立場以超政黨為特色，和上述的四種完全不同。

在法國，除上述的「安克興·法倫珊斯」及凡洛的「法沙」外，

尚有以自由的主筆，代議士畢爾·達丁格（Pierre Taittinger）指導者的「愛國青年團」（Jeunesses Patriotes）。自凡洛的運動失敗後，此運動被視爲最有希望的法國的法西斯主義。此運動的創設，原不過爲「愛國聯盟」（Leagues de Patriotes）的一翼。【註】

【註】Survey of Fascism, vol I. pp. 195-196; Europa Year Book, 1929. p. 169.

英國，在保守黨，自由黨及勞動黨的最近的分裂之中，都可發現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但其最典型的，當然是烏絲魏爾特·莫史萊（Oswald Mosley）的「新政黨」（The New Party）。其綱領，可看去年三月結黨的宣言，看了John Strachey及C. E. M. Joad的“Parliamentary Reform: The New Party Proposals”（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II, No. 3, July-Sept. 1931），且可明白新國家理論。【註】

【註】美國的「三K」(Ku-Klux-Klan)，西班牙的「Union Patriótica」，波蘭的Roman Dmowski的「Camp of Great Poland」(Obóz Wielkiej Polski)等等，都是法西斯蒂主義運動，但目下的狀態，不很明白。澳大利亞的「Heimwehr」，也是一種法西斯蒂運動。可是以上的法西斯蒂主義，均仍在初期的階段。

那麼此各種運動中有怎樣的共通要素呢？我們可認為有如下的傾向。

(一) 法西斯蒂主義的國家理論，主張多元的國家論或職能的代表論，是立脚於機能主義的政治理論之上。我們應注意，此種理論在今日，不外是一種法西斯蒂主義的反動理論。但這不是機能分權主義而是機能集權主義，自不待言。

(二) 法西斯蒂主義雖主張民族主義，但其民族觀念，和哥比諾氏

(Gobineau) 一般，把人種視爲民族，提倡人種的純血。在此意味上，它主張反山米主義，但此反山米主義，無甯是由對於現實的山米主義之社會的支配而發生的反感，即一方面是社會運動，他方面是金融資本主義，兩方面均有猶太人的支配。

(三) 上述各種運動，均發展爲中間的中產階級的運動，且它們僅是自己，也能獨立的爲中產階級的運動。即現代社會上中產階級的沈潛的傾向及反動的傾向，至少已在開始形成法西斯蒂主義運動的動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由農村的衰頹所產生的農村人口的吸收，及都市方面因經濟恐慌而窮困下去的俸給生活者，自由業者，中小商工業者們的結合，並此等中產階級的反動性，是此運動的發端。

(四)但消極的原因，則爲對立憲政黨政治的不滿；政黨政治在現實政治上的無能，卽：時在二大階級的對立愈形激烈，社會更益紛糾的今日，人們的思想中，都瀰漫着現代的政治機構結果對此已不能有任何的解決的觀念與事實。因此主張代替此立憲議會政治的獨裁政治。

以上的傾向與內容，都很明白。縱使在此有多少的差異，但在上述各點均可謂爲是一致的。

我在上面曾說過，法西斯蒂主義應譯爲「民族的社會主義」。這正和德國的希忒勒運動的名稱一般，已大致表示出此運動的內容。〔註換言之，法西斯蒂主義立脚於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相融合了的一種特有理論之上。所以既早非民族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因兩者融合的

結果，兩理論的本來的內容自然失去了。例如說到民族主義，倒不一定是立於君主主義之上的國粹的民族主義。即中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保障這一經濟的動機，已把民族主義改變了。他方在社會主義上，與其說是階級爭鬥，無寧說是提倡階級協調的國民統一，故講壇社會主義，即近於社會政策的理論。但法西斯蒂主義又承認革命的實力手段，所以不是社會政策。這是一種現代社會所產生的特別理論。

〔註〕有人主張區別那琪史和法西斯蒂主義，但這結果不外是徒勞無益的。

我們且由此種立場一察莫索里尼的法西斯蒂運動罷。尤應一察最成爲問題的，此運動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占有怎樣的地位，和它能幹什麼等點。關於此，今日有種種的見解。所以我們的問題，爲供給說明此點的必要的事實。當然，我們是欲在政治的視野內來供給

必要的事實的。

莫索里尼的運動，已有十七年以上的歷史。他自掌握意大利的政權以來，今年（一九三二年）適值第十年。本年十月，當有舉行祝慶，所以莫索里尼的政權及其運動，今年可說已告一段落。因之可說已達評論其功罪的適當時期。

莫索里尼的運動，約有下列三階段。

(一)「革命者法西斯」的時期，(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自一九一四年十月以後。

(二)「戰鬥者法西斯」的時期，(Fasci di Combattimento)自一九一九年三月以後。

(三)「政黨法西斯蒂」的時期，(Partito Fascista)自一九二二年

十一月以降，——一九二三年二月後改爲「民族法西斯蒂政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

即：今日的政權政黨的「民族法西斯蒂政黨」，最初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但「戰鬥者法西斯」之構成，並不因民族法西斯蒂政黨之成立而解散，今日仍存續爲政黨的基本團體，形成法蒂西斯運動對社會的中心機關。

其次且一述法西斯蒂主義在此三階段中有怎樣的成績罷。

## 第二章 革命者法西斯蒂主義

### 一、莫索里尼和社會黨

莫索里尼和社會黨機關報阿文底 (Avanti) 分離而正式被社會黨驅逐，爲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事。他被黨驅逐的動機，爲與社會黨的非戰論的衝突。當他脫離社會黨時，他宣言道，

「諸君一定會看到我與諸君第二次合作的罷。資產階級決不可當之爲參戰論的熱心者。輕率的咒罵及非難，應請鄭重。你們要知道，無產階級一度武裝起來後，將怎樣利用這武裝以貫徹自己的

目的，必招致可怕的結果。你們任是怎樣從社會黨的名簿抹殺我的黨籍，你們決不能禁止我是個社會主義者，妨害我向社會主義的實現和實行的工作」。【註】

【註】Herbert W. 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New York, 1923. pp. 9-10

又阿文底時代的莫索里尼的論鋒，爲專對意大利的自由主義新聞，例如 *Giornale d'Italia* (Roma) — *Resto del Carlino* (Bologna)，是不必說的；【註一】和阿文底分袂後不久佈起來的論陣“*Popolo d'Italia* *Milano*”的論敵，也是意國第一流的大資產階級新聞“*Corriere della Sera, Milano*”。此新聞的主筆，且爲「意大利自由黨」的首領魯易·阿而貝而透，至死在元老院內反抗法西斯蒂主義立法。

【註一】Op. cit. p. 9.

【註一】Europa Year Book, 1929, p. 383.

Corriere della Sera於一九二五年降服於法西斯蒂，阿而貝透被驅逐。史丹法尼(Stefani)代之爲後任的後援者。"Popolo d'Italia"第一期，發刊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這十天之後，莫索里尼就脫離社會黨，這是形式上的脫黨日，因爲在是日以前社會黨特給莫索里尼以議論和辯明的時日。

由此我們可知當時莫索里尼的立場和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有怎樣的關係。不僅此也，"Popolo d'Italia"報更使用 "Il Popolo d'Italia" a Socialist Daily" 即「社會主義日刊」的名稱，左角上記着「有鉄的人，有麵包」，(布倫克語)，右角上記着「革命是以鎗劍爲基礎的觀念」(拿破崙語)，莫索里尼的發刊辭，題目勇敢，實不外是一種主戰論，其論旨如下：

「倘若是屬於第二次的小問題，我就不感到有發刊新聞的必要和義務；但現在抱有保守的社會主義的歐洲大戰中立論者任是如何主張，這裏存有一個可怕的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即歐洲社會主義的命運，和此次大戰的發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對它不注意，就是對歷史及生活的不注意；這是一種反動的態度，不能算是釀造社會革命的必要的態度。的確不能；在革命的意國的社會主義者們用理性來考察它，或用感情的直感來感覺它，他們明白自由無產階級高喊的呼聲，必有意義！中立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學理。

……】【註】

【註】H. W. Schneider, Op. cit. p. 257.

這時候和莫索里尼的參戰論有密切的關係的，我們不可忘記未來

派 (Futurismo) 和稱曰「聲音」 (Vocismo) 的運動，以及其他的民族主義運動，即各種法西斯（團體）。【註】

【註】 Margherita G. Sarfatti, *The Life of Benito Mussolini*, Transl. by Frederic

Whyte, London, 1927; Schneider Op. cit. p. 7.

## 二、未來派的運動

未來派的運動，一方是以米拉諾為中心，馬利奈的 (F. T. Marinetti, b. 1876) 為指導者的藝術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政治運動。其發生，可遠溯至大戰以前，大戰勃發以後，力主意國的參戰，和莫索里尼的運動相合。但自法西斯蒂黨獲得政權以後，未來派早已失去主要的地位了。【註】

【註】馬利奈的，爲意大利文學家團體「十人學院」（Academy of the Ten）的總理，未來派運動，在大戰前既已存在，歐戰勃發，遂出而加入參戰主義的政治運動。一九一四年九月曾在米拉諾的廣場上燒去交響樂團的國旗，作參戰的示威運動，馬利奈的等二三同志，因而被捕。（Schneider, Op. cit. p. 8; Europa Year Book; Marinetti.）

關於馬利奈的未來派的主張，可看他的論文集未來派與法西斯蒂黨，其中論述的要旨，大抵可由下面引用文中察知。

「我們的詩，是對於一切慣用的形式·根本的，且徹底的叛逆，詩文的形跡，非掃盡不可，和既述的言語的關係，也非斷絕不可。我們的靈感的機關車，非開足馬力向未來，向無限的新的事無限的未來出發不可。我們所待望的，原其謂是單調的日常的競

爭，無甯謂是驚奇的事件。我們在過去對詩的站長及句讀 (Scan-ping) 的開車人忍耐得已久了。最蠢愚的，是太遑奉韻律的過於規則的時間表。在政治上，我們一方和徒逞卑賤的口吻的權利的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者和非愛國主義者不同，他方和被象徵爲拖鞋及熱水袋的，胆小的，僧侶式的保守主義也大不相同。

廣大的境界內的民族的一切自由！和一切發展！

我們支持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我們唱戰爭之歌。這是世界唯一的衛生學，是將燒盡的壯麗的熱情及達觀，英雄主義的高貴沐浴；非此，則人種便得在怠惰的利己主義，和僅僅生活的經濟的要求以及心和意思的徒然卑俗化中貪安眠。……」〔註二〕

如上所述，未來派是精神運動。它既支配藝術，同樣也指導政治運

動。其根本思想，爲對 *Passéisme* 及拜金主義的反抗。

「藝術上的過去的信仰及商業主義的信仰，使我國日益衰廢下去，那是二個可怕的大流行病」。【註二】

這是對和平主義及息事甯人主義的反逆。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那波里的演說中說道：

「現代的一切社會秩序，早已蹂躪殆盡，成爲反動的，歸於無效，成爲老朽而往往是犯罪的了」。

「可能的話，務須早些把它排棄」。【註三】

那麼對於現實政治機構有怎樣的主張呢？馬利奈的對議會制度這麼說道，

「議會制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浪費的形式。僅在幻覺的承認

最大多數的政治參與一點上，尙強差人意。我所謂幻覺的，因爲不知道應選什麼才好的人民的意思，決不能藉議員去代表，是業已證明的事實。所以人民總是被殘留於政治的圈外。但人民的拚命維持議會政治，也是事實。民衆的誇大，當選舉時益加恣肆個人的規定，則和代議政治的觀念同時被煽起。這觀念，完全誤認知能的評價，太無限地尊重辯才的特權了。由此所生的不幸的結果，一天一天增加。

所以我很希望婦女對於參政運動採取攻勢的。但我們能在什麼地方尋求較爲可靠的，較有效的炸藥呢？歐洲的議會，殆全部是嘈雜的雞埒，馬棚，貧民窟。議會的本質的原則，（一）是金錢，即腐化者，及狡獪，即籠絡者；非此，便得不到議席。（二）是巧

言雄辯，誇大妄想，誇張的言辭之勝利，黑人的銅鑼，幻覺的行爲。此種反常的惡勢力，支配着爲法律家羣的議會全體。……其結果，全體國民就彼忙於製蠶人之網的所謂正義的建造者，用「法」這好聽的工具來任意支配着。

所以我們非趕急給婦人以投票權不可。……【註四】

這是他於一九一〇年對婦人參政運動所發的言論，他的反對議會政治，頗爲明瞭。

於次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年又重覆說了一次）的馬利奈的的言詞中更簡約地表明未來派的政治的綱領道，

「否，意大利的人民，並不貧窮。我們未來派，確信意國人民在世界上最爲富裕。意大利人民，保有無數成自放於博物館內的祖

先傳下來的藝術品的，尙未利用過的資本。我們全不躊躇地提議政府應把此遺傳下來的藝術品徐徐地，慎重地出售。僅是烏費契及畢底美術館，已值十億里拉意幣罷。所以意大利不數年間便會富裕起來的。於是——

(一)建世界最大的艦隊，(二)練現在的四倍的陸軍，(三)建世界最大的航空隊，(四)完成內海航路的大體系，(五)充分提高一切現存產業的能率，現在缺少的，從新創立之，(六)在增至最高的地租前改革農業，完備瘴疾流行地方的衛生，(七)完全掃滅無教育者，(八)至少免除二十年租稅的全部」〔註五〕

到處說着頗有振作的計劃。

可是未來派的綱領，却不會和莫索里尼的「革命者法西」完全同

樣。前者近於舊式的民族主義，缺少社會主義的綱領。這和一般國粹主義的爲傳統的復古主義不同，其特色在於排斥 *Passivism*，即過去尊重主義，此外並無什麼異點。在這意味上，未來派的運動和莫索里尼的參政運動的立場是稍稍不同的。故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的馬利奈的話中，有如下的意大利國粹主義的敘述：

「……此事實，更給與了我們底下的確信。即（一）意國人在其創造的天才上，（二）具有好的彈力性的一點上，（三）在其體力，敏捷及其忍耐力上，（四）在刺戟暴力及和自暴自棄的爭鬥力上，（五）在戰爭的自重及深湛上，（六）在用血和錢來養起來的民族的詩的情思和倫理的教養上，什麼人民都非其比。

意大利人啊！你們非得創造意大利的傲慢不可，直至一切事實上

的意大利人的優越確立爲止。……」【註六】

【註一】 Schneider, Op. cit. p. 260-261 (Part I. No. 3)

【註二】同上書，二六〇頁。

【註三】同上書，二六三頁。

【註四】同上書，二六二頁。

【註五】同上書，二六六——二六七頁。

【註六】同上書，二六九頁。未來派和法西斯蒂黨的合流，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十月。看

了這時在費倫脩的法西斯蒂黨大會上馬利奈的演說辭也可明白。又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中，馬利奈的早已在米拉諾立爲法西斯蒂黨的候補者。他在一九一九年的費倫脩的演說中，贊成法西斯蒂黨的元老院廢止。未來派的反對此種傳統的機構，是當然的。（同上書，二七〇——二七一頁）

### 三、「聲音」運動

其次且一述「伏契史莫」(Vocismo)即聲音運動。伏契史莫者，是塔史卜尼亞的文學家基珊潑·布萊查里尼(Giuseppe Prezolini)及聞名為基督傳的作者喬萬尼·巴比尼(Giovanni Papini)等人以費侖備為中心的一種運動。在費侖備出有機關雜誌伏契(Voce)即「聲音」之意。關於此運動我沒有可以多談的資料，但它是自歐洲大戰前就產生了的軍國主義的國粹主義者的團體，而主張參戰，頗為瞭然。【註】

【註】此運動在戰前就是主戰論者，看了掲載於一九一四年四月廿八日的聲音上的布萊

查里尼的論文就可明白。當時適美國的威爾生對墨西哥戰爭主張國際和平，布萊

查里尼寫了一篇叫世界協調的論文。說國際主義祇藉戰爭手段才屬可能。又此運

動除費倫格之外，在日內瓦也有勢力。(Schneider Op. cit. p. 7; Sarfatti, Op.

cit. p. 156ff)

巴比尼的思想，汲源於法國的柏格森，沙萊爾及「安克興·法命珊斯」的指導者穆勒 (Maurès) 等人的思想。此團體和莫索里尼的關係，則有題曰由社會主義者所看到的屈來的諾 (Il Trentino veduto da un Socialista) 的論文，曾揭載於聲音雜誌上。此論文於一九一二年曾在米拉諾發行爲單行本，在此論文中，他引用哥比諾的民族即人種論及張白林 (Houston Chamberlain) 的純粹的亞里安主義，分析汎日耳曼主義，論及意國民族的人種的優越，排擊資產階級在屈來的諾的退嬰政策，論及有把同一血液及同一人種聯結起來的必要。

此論文給了社會不少的感動。因而一向不過是個力量薄弱的團體

的「伏契史莫」的運動，居然也引起了世間的注目。【註】

【註】Sarfatti, Op. cit. pp. 115-160

又「伏契史莫」的政治的綱領，和上述的莫索里尼的思想和未來派的思想同樣，不一定是支持資產階級的。【註】

【註】例如巴比尼說道，「意大利商業銀行的德國人，事實上是意國的領袖」。他以為

對此種銀行有革命的必要。他又反對羅馬法王的和平主義，攻擊法王。且非難布

萊查里尼對於喬里契及議會政治太遲鈍。(Schneider, Op. cit. p. 11)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總選舉的結果，喬里契的自由民主黨，為政府方面的最大多數黨，有八十名議員，為次於野黨的社會黨（一二三名）及卜托里克人民黨（一〇七名）的多數黨。較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喬里契稍稍得到多數，社會黨稍稍減少了一些。但喬里契黨在資產階級的諸黨中仍最為有力。和從

前沒有兩樣。意大利商業銀行，爲支持喬里契的財閥，爲意國四大銀行，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 (f. 1894, Milano); Credito Italiano; (f. 1895) Banco di Roma (f. 1880); Banca Italiana di Sonoto (f. 1914) 之一。

#### 四、莫索里尼的思想的泉源

如上所述，「革命者法西斯蒂」發生的地方，是自昔就在意國的北部地方培植成的。莫索里尼自身的思想，當他在「阿文底」時起就帶有大量的法西斯蒂傾向的。他那冊叫社會主義者看到的屈來的諾的書，在一九一二年就已出版。由此書，可知他的社會主義，是非常右翼的，即含有強烈的民族主義。不僅此也，沙里尼在占據阿文底以前，在遊歷歐洲時學到的是什麼，目下我沒有詳細的材料，但從法郎士的

「安克興·法侖珊斯」尤如查爾·穆勒及凡洛所學到的，似乎不少。

【註】「安克興·法侖珊斯」的理論，是一種階級的反動理論。尤如其政黨綱領的可注意的，爲立脚於工團主義的機能社會論上的機能國家論及職能代表論，所以是反共和主義的。不僅是莫索里尼，上述的各親法的意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者之中，也有取之爲理論的。別一種，爲高唱人種的純潔的反山米主義的主張。這是在屈來脩史事件中得了名的「安克興·法侖珊斯」自身的思想。又關於和卡特里克教會的關係，並非繼承特·波納爾和特·梅史特兒的法王中心主義，而取反卡特里克教（即天主教）主義的立場，即國家主義卡特里克的立場。此種關係的給了此種運動以排德親法的傾向以基礎，又取了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衝突的形式，實是必然的結

果。

【註】Schneider, Op. cit. p. 4 謂意大利民族主義的理論，一般是來源於「安克興·法倫斯」的。

由此種見地，可知以莫索里尼爲中心的新民族主義運動，是非得和一向存在於意大利的舊民族主義運動區別不可的。

## 五、民族主義者的運動

此種舊意味上意大利的民族主義運動，始於瑪其尼及加里巴爾琪的意大利獨立運動。一九一〇年產生了叫「愛國自由聯盟」(Nationalistic Association)的團體，各種類此的團體得以統一。一九一一年，有里比亞戰爭，給了此團體以發展的機會，稱曰民族主義的理想的，載

於恩利哥·哥拉地尼 (Enrico Corradini) 所主宰的新聞紙上，廣為青年所愛讀。到一九一三年才有以羅西·番特查尼 (Luigi Federzoni) 為首領的政黨「民族黨」(Nationalist Party) 成立，最初得六名議員，一九二一年的選舉中得十一名。【註】

【註】Schneider, Op. cit. pp.3-4, Luigi Villari, The Fascist State, p. 14f; Europa

Year Book, 1929, pp. 381-382; Paul Herre, Politischer Handwörterbuch, Bd.

I. SS. 875f.

此外文化的思想的團體，有曰「但丁·阿里基利會」(Dante Alighieri) 及「爲了屈來脫及屈里史脫」(Pro Trento e Trieste) 等團體，地理學者愛脫萊·托洛曼 (Ettore Tolomei) 及其他的科學家，曾主張南部契洛里地方在自然形勢上爲意國的領土；此等團體及主張的主要內

容，爲「意大利·依萊但太」(Italia irredenta)的問題，不外是純然的大意大利主義，領土膨脹主義。所以我們尙在其中發見社會的，經濟的及革命的綱領。【註】

【註】Schneider Op. cit. p. 4, Luigi Vallari Op. cit. p. 12.

## 六、意大利參戰當時的理論的對立

若更詳細地論述歐戰開始後意大利的參戰論，則可知當時有下述三分野的對立。

- (一) 絕對中立論，
- (二) 無條件參戰論，
- (三) 有條件中立論。

主張絕對中立的，爲羅馬法王及社會黨。無條件參戰論，是上述的民族主義者，親法的共和主義者及社會黨的右翼分子而含有多量民族主義的傾向的人所主張（他們早於一九一二年分裂，更於一九一四年脫去社會黨，莫索里尼原是此派）。〔註二〕

對此有條件的中立論者，主張意大利若守中立，應由奧國得到「什麼東西」（Parechio）的代價，此「什麼東西」若得不到時，才去參戰。這是表明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廿四日喬星契給與斯時適旅行於意大利的德國伯爵皮綠氏（Graf Bülow）的書信中的主張。（向奧國所要求的，不一定和民族主義者相同。實是向皮綠氏求調停）。這不外是若加入了協約軍，必最受到打擊的，和德國資本有最密切的關係的銀行家及工業家的代表意見。〔註二〕在野的政治家及傾向親德排法的卡托

里克教徒的一部份，也是此主張的贊成者。當時的政權，已不在喬里契手中，而在薩侖特拉的手中。薩侖特拉自身，似乎明白此附條件的參戰的實現爲十分困難，早料到結果必不得已而加入戰爭。〔註三〕

〔註一〕此等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們，於一九一二年因屈里波斯問題而由社會黨分裂，稱曰「改革社會黨」。在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一年兩度的選舉中，都獲得二十七名議員。皮沙拉底 (Bischoff) 爲此派的首領。

〔註二〕意大利的貿易如何與德國相密接，由其輸出及輸入額較任何他國爲大一事，可以瞭然。下面是一九二三年的統計。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德國	一六·八	一三·七	奧國	七·三	八·〇
英國	一六·二	一〇·四	俄國	六·五	二·四

美國	一四·三	一〇·七	瑞士	二·四	九·九
法國	七·八	九·二			

(Mc Guire Op. cit. p. 476)

【註三】最近出版了論述參戰當時的書。 Antonio Salandra, *La Neutralità Italiana*,

(1914) *L'Intervento* (1925): *Ricordi e Pensieri*, Milano. 1928-1930. I vols pp.

478-486. 其大要由美國的雜誌外國事情 ('*Foreign Affairs*') 一九三一年十月號

(第十卷第二號)九十六頁以下所介紹，著作者曰 Sidney E. Fay

依此文看，則上述的未來派，伏契史莫，但丁會及其他的民族主義結社，均

是親法派的人所作成的，他們的職業，似是學者，學校教師和學生及其他的智識階級。即可知智識階級，為最具民族主義的思想，且為最強硬的分子。被稱為意

大利的參戰的責任者的薩侖特拉，(1838-1931)也是羅馬大學的行政法教授，本

來是知識階級的人。但擁護他的政治的勢力的 是名曰自由黨的一團(一九二一

年的選舉，得到了二十名議員）在中部及南部的封建的農業地主之間有主要的地盤。後來他歸併於法西斯蒂主義，但自一九二六年以來，度着隱退生活。

由此，我們可以明瞭地看到莫索里尼在參戰當時的地位。

### 七、意國智識階級反動化的理由

那麼爲什麼在戰爭以前，此種民族運動就已相當白熱化了呢？這就得去求意國固有的國家的原因。此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們且用麥 克基之『意大利之國際的經濟的地位』（Constantine E. Mc Guire, *Ital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sition*, New York, 1927）這話來說

明罷。他說：正如一般人所知道的，意國是農業國。十歲以上的人口三分之一是農民，五分之一從事於工業，僅有廿分之一從事於通商交

通。工業中心地方，爲米拉諾，屈里諾，日諾巴及那波里，而主要的是在北部。並且意國國土缺少天惠，被聞名爲植民國，所以產業革命所及於意國社會的影響，無甯是國民的苦惱。

「北部諸都市的工業化，次第增加食料的需要，因而使對於食料的投機大爲昌盛，交通的開發打破了地方的市場的境界，遲遲的政府的農業改良政策，一面因租稅的提高，產生了借款的增加，他方因了販賣制度的改良，非常的經濟的動搖，竟波及於偏僻的地方農村。所以反而產生了惡的結果。農業關稅保護政策，乃次第實行。……其結果，一般人均承認，農業對於農村的關稅政策的支配力及商業的利益，僅有第二次的重要性。結果，工業利益的優越愈爲明白，農民乃羨慕不受自然的支配力，有勞動時間的

限制的工場勞動者來」。【註一】

由此我們知道，集於莫索里尼旗下的人們是農村青年，理由是很明顯的。【註二】

可是這麼壓迫着意大利的農村的工業，對外也立於十分困難的立場上。「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六年間的輸出，占輸入——在代表的輸出品平均價格上——的約八一·四%，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的輸出竟降至輸入的六四·二%。

在如此經濟困難之下，北部地方基於工業發達的人口增加頗著，【註三】。又因了需要增大的工業原料及食料品的補給，貿易上本應有輸出的增大，但這裏却又非得走逆路不可。至此，意國政府所殘餘的方策，祇有實施保護關稅政策去保持貿易的平衡了。事實上，保護政

策確也次第增高。這實是一九一三年意國經濟界的實相。【註四】此種保護政策的結果，其最痛苦的，當然是最多受到物價騰貴的影響的中流諸階級。我以為這是意國智識階級的反動傾向的重大原因之一。知識階級普通都是反動者，是無分東西的實相。而反動性猛烈的事實，其最普通的原因，為資本主義的發達急劇，且在那國的經濟基礎還很貧弱的時候，自然其社會國家的自由主義實行期間短促，且其內容的發達亦還是幼稚，還是不完全的地方，因之脫離民族主義的期間短少的地方，亦是脫離民族主義的餘地短少的地方。所以在現代帝國主義時代，此種國家的反動的獨裁政治發展的可能性可說是最多的罷。

【註一】Mc Guire Op. cit. pp. 111-112.

【註二】Pietro Gorgolini, Fascist Movement in Italian Life, Ch. IV.

【註三】 Mc Guire, Op. cit. p. 470.

工業地方的人口增加如左。

	(1901)	(1911)	(1915)
Total:	32,475,253	34,871,877	36,120,118
Torino:	1,124,218	1,213,709	1,251,560
Milano:	1,442,179	1,726,548	1,833,949
Genova:	934,627	1,050,052	1,119,877
Roma:	1,196,969	1,302,423	1,386,846
Firenze:	939,054	999,423	1,028,740

【註四】 Mc Guire Op. cit. pp. 470-471.

### 八、「革命者法西斯蒂」發生的關係

於一九一四年法西斯蒂最初產生的當時的社會事情，可綜合如此。

(一) 基源於意大利工業的衰落，貿易的逆轉。農業的衰頹。保護政策的必要，中流諸階級的生活困難。

(二) 以喬里契及意大利商業銀行為中心的德國系財閥的親德主義

(三) 羅馬法王及社會黨的國際主義。

(四) 智識階級及農業關係者的民族主義及親法主義。

(五) 以民族的社會主義者為中心的右翼分子的，以參戰論為機緣的，由社會黨的分裂。

「革命者法西斯蒂」的成立，爲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開於米拉諾的各種民族主義大會的結果。翌年二月，據說已有一〇五個法西斯蒂團體及九千黨員。【註】

【註】Schneider, Op. cit. p. 14.

尤應注意的，是以喬里契一派爲中心的財閥，——意國是優勢的財閥——這時尙未與法西斯蒂取共同行動。對於戰爭仍取如上的利己的立場。【註】

【註】在此以前的意國社會黨的勢力，是取漸進的發展之道路的，尙微微不足道。一八九二年不過選出六名（勞動黨）一八九七年十六名，一九〇〇年三二名，一九〇四年二七名，一九〇九年四〇名，一九一三年五二名的議員。至戰後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一躍達一五六名。

## 第三章 戰鬥者法西斯蒂

### 一、法西斯蒂運動的方向轉換

大戰雖告終了，但是意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却更益硬化起來。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有丹農雪烏的占領飛曼。事前，是年三月左右起，Torino, Bologna, Ferrara, Pisa, Firenze, Siena 等處有「參戰法西斯蒂」的成立。【註】

【註】Pietro G. Argolini, *Le fascisme*, traduit par Bainville, Paris 1923. pp. 280f.

莫索里尼的「戰鬥者法西斯蒂」(Fasci di Combattimento) 最初的成

立，是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米拉諾。此時聚集的，有四十五人的參戰者。他們的大部份爲勇敢的鬥士，包含着共和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軍人及未來派的人們。未來派的馬里奈的，也加入在內。在會議上，討議到在既已參戰的現在，已成無意味的參戰論的方向轉換的新綱領。他們提出的新口號，爲對於無能力的議會政治及極左共產主義者的宣戰。【註】

【註】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p. 56. 此時決定的綱領，載於“*Popolo d'Italia*”，待至後面再述。

## 二、戰後意大利的社會狀態

關於此種戰後法西斯蒂主義發展的過程，洛勃脫·米海爾斯（*Rob-*

Bert Michels) 氏的論文意國法西斯蒂主義的勃興說得最明白。

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襲擊全世界的經濟恐慌，使意國的農村及知識階級更形反動化。米海爾斯曾這樣論述當時的意國道，

「視意國的經濟狀態，則意國的貨幣里拉，久已下落至法國的法郎的半價，國內的商業，金融，工業等，均漸次被置於外人勢力之下，棉，煤，鐵及羊毛等的工業原料及生活必需品，遂告缺乏。結果，智識階級所受到的打擊；甚為悲慘」。【註】

【註】 Robert Michels 爲瑞士巴山兒大學的經濟學正教授，並兼任意國屈里諾大學教授。由“*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Patriotismus*.” “*Italien von Heute*” 等

作，成爲知名的學者。上面的論文，揭載於一九二四年八月發行的“*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Bd. 52 Hefte 1 上。據其記事說，屈里諾大學在歐戰之後，

聽講者幾減了一半。例如在戰前有二百五十名左右的學生的私講師，至戰後僅有三十名左右。結果，每年收入僅得四百五十里拉左右。又威尼斯市的國立中等學校的教師，年俸最高不過六七千里拉，而市立的小學校女教師，反達年俸約一萬里拉。智識階級的生活狀態，十分混亂。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一般薪俸對於戰前的比例，高等的為二倍以上，下級的在九倍以上。結果勞動者的收入，反較智識階級為多。（同上書，六三頁——六七頁）。米海爾斯教授，最近已轉任羅馬大學。

等參戰者戴着戰勝之榮冠歸來時，國內已那樣疲弊和生活艱難。故真摯懷着愛國熱情而出征的許多學生及智識階級的戰勝者們的頭腦中，適為階級爭鬥的反映。換言之，即智識階級所得到的生活費，反較無產階級為低。

### 三、資本的防衛及軍團組織的成立

在另一方面，此經濟的危機，不僅促進了北部的勞動運動加倍的發展，甚至形成了一種恐怖狀態。此種事態，自然使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共同戰線發展起來。此兩者的提攜，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依據比例代表制普通選舉法的總選舉中，喬里契內閣覆沒，社會黨便有驚人的發展（一五六名）因了政府黨在議會內失去了多數議席的結果所起的社會的恐怖，兩者的提攜更被促進。其結果，爲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停戰慶祝會上的喬里契和法西斯蒂黨的共同戰線的成立。可是喬里契所以和法西斯蒂黨提攜，正如後日的行動所示現的，明瞭地是爲了自己及屬於自己的社會的勢力的防衛而利用法西斯

蒂黨的。【註】。

【註】喬里契後來做議院議員，據說他感到法西斯蒂黨的勃興為自己的責任。但至最後

反抗着法西斯蒂黨國家政治。

法西斯蒂黨在現實的爭鬪上對於資本主義的防衛有什麼用處呢？這，看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恐怖時代中的法西斯蒂的社會的活動就可明白。成立於三月二十三日的「戰鬪者法西斯蒂」，遂使欲於四月十五日在米拉諾開列寧紀念會而被政府禁遏的左翼罷工勞動者，約一萬人的示威運動歸於解散。一九一九年，在工業中有一、二六七、九三五件的罷工，農業中有一、〇四五、七三二件的爭議到了一九二一年，工業方面已減了一半而為六四四、五六四件，農業方面減少至七九、二九八件了。尤其對於電報，電話，國有鐵路及其他公共

機關的秩序維持，所俟於法西斯蒂黨義勇軍的擁護之處，頗不在少。故至一九二二年，他們的工作減少了不少。而他們的軍事的構成，在治安維持上奏了可驚的效果。〔註〕對勞動運動惡化及勞動者的社會的政治的勢力的伸張，感到恐怖的資本家及中產階級的如何感謝此法西斯蒂黨的實行力，是不言自明的。

【註】Schneider Op. cit. pp. 64, 79.

這麼的法西斯蒂黨的實踐力，是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那是從所謂軍團組織 (Squadrista) 產生的。此軍團組織，於一九一九年初頭「戰鬪者法西斯蒂」已勃興於意國各地，並在費侖查成立「義勇軍聯盟」(Alleanza di Difesa Cittadina) (即Alliance of Civic Defense) 時爲始。其組織，有助於豫備軍人之處不少，由相當的信念及努力，已立

了相當的基礎。但到了基礎堅固之時，已離去軍人之手而完全置於非軍人的指導下了。【註】

【註】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p. 288

#### 四、戰鬥者法西斯蒂的構成員所屬的社會階級

謳歌着法西斯蒂黨的實行力而集合起來的社會分子，是怎樣的人呢？依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關於羅馬的法西斯蒂黨大會所公表的，則爲下述的比例。

商人	九	專門家	六
工業家	三	官公吏	五
公司人員	一〇	工業勞動者	一六

學校教師	一	農業勞動者	二四
學生	一三三	農業地主及佃戶	一二
船員	一	合計	一〇〇【註】

【註】Schneider Clough, Making the Fascists. p. 3.

若更詳細觀察其構成員的內容，則農業地主本來是無組織的，至戰後才組織了「農業同盟」，一九二二年竟有乘機起而成爲獨立的政黨之勢。下級中農分子，是起初就與法西斯蒂黨合流的。所以由「農業聯盟」所代表的地主，當初不一定是和法西斯蒂相提攜的。尤其對於勞動者的法西斯蒂黨團體的組織，極力表示反對。但後來兩者的妥協終告成立，自一九二二年十月法西斯蒂軍入羅馬後，此種農業地主也變爲法西斯蒂黨的政權之擁護者了。【註】

【註】 Schneiders Clough, Op. cit. pp. 9-10.

又從他方面觀察，則法西斯蒂主義在最初出現之時，其中心勢力在於中產階級，尤其在下層部份。可是因了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恐怖時代的出現，遂使構成較中產下層部份更上的階級諸分子的不安之念也強大起來，結果，他們遂自動去擁護法西斯蒂主義了。如小商人，小工業家，基礎的比較薄弱的實業家便是。但自此恐怖時代過去而法西斯蒂黨政權確立以後，他們又去恢復自己本來的工作了。

【註一】他方，大工業家，接受法西斯蒂黨最遲。一九二二年乃至一九二四年，才次第成爲法西斯蒂黨的擁護者，成爲最有力的財政的援助者。【註二】

【註一及二】Op. cit. p. 14.

至於此等社會的分子與法西斯蒂運動的關係，則上舉的米海爾斯氏的論文中說得頗詳。他說，——

「一九一九年三月「戰鬥者法西斯蒂」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十分複雜，我們可分之爲三項，

(一) 關念到意大利祖國的愛國者的心中，對自國的陷於布爾雪維克的無政府狀態抱着不安。

(二) 階級爭鬥的反映，即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態尙佳，智識階級的生活則達窮困之極點的兩者的對立。

(三) 資本金家利益的防衛。

若社會主義者否認法西斯蒂的特殊立場，視之爲反動主義和資本金家利益的辯護者，那是錯誤的。但同時若法西斯蒂主義者自身

全然否認自己爲反動主義及資本家的利益之辯護者，也是錯誤的。就算法西斯蒂黨在歷史上最初是由中間的立場發生的法西斯蒂既已存在的話，則在大資本家，尤其工業資本家及農業地主的腦中，利用這運動爲擁護自己的念頭，決不會沒有的。不僅此也，農業地主較工業資本家更先以無條件的，精神的，且財政的援助了法西斯蒂黨。惟和法西斯蒂黨的緣分最遠的，是大多數的銀行家。理由爲意國的金融業，大部份置於猶太人的外來資本的支配之下。同時金融業者由國際金融關係的考慮和國內此運動在精神的意義上的無理解，視法西斯蒂主義爲國內最大危險物，竭力與之遠離」。〔註一〕

一九二二年以後，農業者已漸次和法西斯蒂黨合作了，〔註二〕工業資

本家，則決不是全體都對法西斯蒂黨存有好意，又一切的工業資本家，也決不是悉受法西斯蒂黨所歡迎，所以工業家和法西斯蒂黨的關係，尙未能完全融合。那麼資產階級爲什麼視法西斯蒂黨爲危險物呢？關於此，米海爾斯列舉了下列二理由：

(一)因了法西斯蒂黨的階級觀念。爲甚麼呢？原來法西斯蒂黨雖然反對階級爭鬥，他們反對階級爭鬥的理由，並非爲了資產階級而是立於全國的產業之復興的立場上的。所以在階級爭鬥的排除一點上，兩者的提攜雖屬可能，但切實的提攜，是很困難的。莫索里尼掌握政權之後，把資產階級分爲二者，一爲法西斯蒂主義的構成者，他爲非構成者；對於後者，加以壓抑。

(二)是法西斯蒂黨對於社會主義的爭鬥方法。即法西斯蒂黨的武

器，和社會主義者同樣，是民衆的結成，這是資本家所最嫌忌的。〔註三〕

由此觀之，我們不得不承認第二期的法西斯蒂運動，即「戰鬥者法西斯蒂」，較「革命者法西斯蒂」已若干接近資本主義的諸勢力了。但在此期以前，尙未至完全的提攜。

【註一】Michels, *Op. cit.* S. 68. 意國對於猶太的反感較其他歐洲各國爲少。僅在貴族的社會中來看其事實，此種思潮也很少。在意大利，也是猶太人一方占社會運動的指導的地位，同時他方也支配着金融界。視一九二二年的狀態，則約五萬人的猶太人中，外交官及領事四八名，元老院議員二四名，議員三五名，中等學校以上的教師八四六名。但至戰後，意大利的反猶太人熱度也頗高昂，因而有法西斯蒂黨的月刊雜誌

‘La Vita Italiana’ (由Giovanni Preziosi 在羅馬發行) 及

“Rivista di Milano”等書的發行。(Michels Op. cit, SS. 81-82)

【註二】同上書。於一九二二年初舉行於米拉諾的法西斯蒂黨義勇軍的閱兵式上，約有二萬青年自出資并由意國各地方的農村集合。

這裏雖未便多說，但法西斯蒂黨是注力於農業政策的。依一九二二年六月舉行的法西斯蒂黨產業組合的全國大會當時的報告，則會員四五八、〇〇〇人之中，農業關係者為二七七、〇〇〇人，工業關係者為七二、〇〇〇人。

【註三】Michels Op. cit, SS. 68-73.

## 五、一九一九年的綱領

其次我們應注意此時期的法西斯蒂主義的主張及綱領，便更能理解此兩勢力的關係。

其最重要的，爲一九一九年由莫索里尼起草的「戰鬥者法西斯蒂」的綱領。此綱領有下述的內容，——

(一) 憲法制定。爲國際會議的一支派的意國的憲法制定國民會議，以欲實行國家生活的政治及經濟基礎的根本的改造爲問題。

(二) 意大利共和國的宣言。承認執行作用的地方分權，有立法機關的各縣及各市鄉鎮的自治制，男女平權，直接選舉制，以及由國民票決及國民提案的拒否權所行使的民主政治。

(三) 元老院的廢止。政治警察的撤廢。國家權力獨立，司法機關執行的選舉。

(四) 貴族的稱呼及騎士制度的撤廢。

- (五) 強制徵兵制度的廢止。
- (六) 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良心及信教的自由。
- (七) 對於國民教育及職業教育的機會均等。
- (八) 社會衛生之徹底的實施。
- (九) 以產業及金融爲目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之全體解散。禁止銀行及交易所等一切投機的行爲。
- (一〇) 私有財產的登錄及課稅。非生產的收入之沒收。
- (一一) 十六歲以下的幼年勞動之禁止，實行勞動八小時制。
- (一二) 生產組織的協同組合化及全勞動者直接的利潤參與制。
- (一三) 祕密外交之撤廢。
- (一四) 在促進世界各國家的社會聯合的意味上，又在遵守此社會

聯合的意味所實行的國際政治，以及加入國際聯盟的各國家之獨立尊重。【註】

由此綱領視之，第九條至第十二條，是和現代資本主義的要求完全衝突的。以下且一觀法西斯蒂黨獲得政權後此種綱領怎樣實現罷。

【註】 Balabanof, *Fascism*, SS. 251-252; Count Sforza, *Fascism and Bolshevism*;

a *Legend*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Sept. 1931 pp. 322-328.

## 第四章 政黨法西斯蒂

### 一、政權獲得以後的勢力

於一九二一年末，號稱有約三十萬人的法西斯蒂黨黨員，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增至四十五萬八千人自是年十月獲得政權後，更有急激的發展。即一九二三年爲六十三萬人（內中純正民族主義者十五萬人），但當法西斯蒂政府瀕於危機的一九二四年，一時減退至四十萬四千五百人，一九二七年重又發展，增至九十六萬〇五百人。【註】

【註】Schneider & Clough, Op. cit. pp. 3. 26.

依地方的分佈狀態看來，當如次表（同書二六頁）

地 方 (省 都)	1 9 2 3			1 9 2 4			1 9 2 7			
	黨員數	對於黨員人口的 比例	黨員數	對於黨員人口的 比例	黨員數	對於黨員人口的 比例	黨員數	對於黨員人口的 比例		
西 北 部 { Piedmont (Turin) Liguria (Genoa) Lombardy (Milan)	46,500	1.3	39,500	1.1	89,500	2.5	19,500	2.0	100,000	2.6
	19,500	1.4	16,000	1.1	27,000	2.0				
	100,000	1.9	79,000	1.5	133,000	2.6				
東 北 部 { Venetia-Tridentina (Trento) Venetia (Venice) Venetia-Julia (Triest) Emilia-Romagna (Bologna)	4,000	0.6	4,000	0.6	10,000	1.6	46,500	1.7	13,000	2.1
	46,500	1.1	40,000	0.9	75,500	1.7				
	13,000	1.7	8,000	1.0	16,000	2.1				
	69,000	2.2	52,000	1.6	84,500	2.7				
中 央 部 { Tuscany (Florence) Marches (Antina) Umbria (Perugia) Latium (Rome) Abruzzi (Aquila)	82,500	2.9	65,000	2.4	108,500	3.9	12,000	1.4	14,000	2.4
	12,000	1.0	9,000	0.7	17,000	1.4				
	14,000	2.2	7,000	1.0	16,000	2.4				
	36,000	2.1	21,000	1.2	48,000	2.8				
	37,500	2.5	22,000	1.5	59,000	3.9				

南 部 共 他	Campania (Naples)	45,000	1.2	34,000	9.9	85,000	2.3
	Puglie (Bari)	35,000	1.6	24,000	1.0	47,000	1.9
	Basilicata (Potenza)	11,000	2.2	5,500	1.1	13,500	2.7
	Calabria (Cosenza)	19,000	1.2	10,000	0.6	40,500	2.5
	Sicily (Palermo)	25,000	0.6	31,000	0.7	49,000	1.2
	Sardinia	8,000	0.9	5,500	0.6	39,000	4.3
	Colonies					1,650	
	Dalmatia					1,275	

據這地方的分佈之統計，法西斯蒂黨的社會的基礎，乃由衣米里亞格馬尼亞經過塔司卡尼，文布里亞，亞布拉茲，而至羅馬的中部農業地方，及由西北部的脫林至米蘭的工業地方者得認為是它的根據地。

其次一九二五年以來法西斯蒂黨的構成員如次表。(同書一五五頁)

團 體 名 稱	年 次		
	1 9 2 5	1 9 2 6	1 9 2 7
Fasci di Combattimento	700,000	780,000	813,000
Feminine fasci	25,000	43,000	66,000
Giovani Italiane (青年女子團體)	—	12,000	50,000
Piccole Italiane (少女團體)	—	75,000	238,000
University groups	—	9,000	13,000
Advance Guard (青年團體)	90,000	180,000	430,000
Balilla (少年團體)	70,000	250,000	590,000

## 二、政黨的成立及政權的獲得

一向僅不過是社會的結社之「戰鬥法西斯蒂」，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羅馬大會上始成爲「政黨法西斯蒂」，其次，到了一九二三年二月，始完成與民族主義黨的合併，成立了「民族法西斯蒂政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註】把成爲政黨的法西斯蒂的政權之發展，分

述如次，

〔註〕法西斯蒂黨和民族主義者，在那時前尚未有同一的組織。法西斯蒂黨人，如一般人所知道的，是穿黑襯衣的，民族主義者則穿深青色襯衣，區別甚明。又共和主義的愛國主義者，則穿紅襯衫。丹農雪烏的飛曼遠征軍，爲黑及青襯衫的混合。

在法西斯蒂黨發生當初，便看到了此三種襯衫。且法西斯蒂黨的勢力的伸張，此襯衣大有功效。(Robert Michels, Op. cit, S. 70.)

至此，我認爲在法西斯蒂黨的政黨獲得的直接過程上，關於舊政權的動搖，應得敘述一下。

先是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由於議會解散後總選舉的結果，喬里契內閣雖伴得多數，但「社會黨」依然是最大政黨，「人民黨」也有可觀的躍進，是政府黨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諸政黨的集團，在法西斯黨

及共產黨斯蒂黨的脅威下繼續着不斷的動搖而未能鞏固，對於六月廿六日社會所提出的不信任案，喬里契內閣雖以僅僅的多數占了勝利，但終於因皮沙拉底所率的改革社會黨的策動，至於內閣瓦壞；波諾米 (Bonomi) 內閣，在十分難產之後才算在改革社會黨之下成立。【註】

【註】此改革社會黨，既如上述，是於一九一二年因屈里波里問題而由社會黨分裂出來的，後來漸次右傾，轉變為擁護代表畢特蒙脫及郎巴爾台的工業資本家的資產階級政黨。終於失去了存在意義，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解散。(Paul Herre, Politis-

ches Handwörter buch, Bd, I. S. 875.)

可是在波諾米內閣之下，在華府會議上發生法國的失言問題，意國的民族主義更爲硬化。結果遇到了法西斯蒂黨的攻擊，遂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決意提出內閣總辭職，但因後繼內閣不易產生，得暫時

苟延、終於十七日被信任投票傾覆，不得不決行辭職。

以前任財政部長法格太爲總理大臣，和人民黨組織的聯立內閣，經過了一個月的難產，於三月十六日才告成立。可是此內閣到了七月十二日，也在財政問題上失去了信任，至八月始因後繼難而法格太的改造內閣得以更生。此種政權的動搖與不確立，均是法西斯蒂黨勢力的勃興及自由主義的諸政黨徘徊瞻顧的結果。莫索里尼早已聲明以自己爲首相的聯立內閣，可以受諾，其他內閣，則絕對拒絕，並高喊政黨政治及議會政治的革命。意國立憲內閣，漸在此種形勢下感到成立困難在九月廿日的法西斯蒂黨會席上，莫索里尼早就說明「法西斯蒂黨革命」及「羅馬進軍」，確言愛門愛兒三世的君主政治應得擁護。

到了十月，法西斯蒂黨的地方政權之獲得才告成功。這是爲了欲

抑壓新領土的反民族主義。即喬里契，波諾米，法格太諸資產階級內均對新領土採取了自由主義的自治主義政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君主的聖詔中，也表明務須承認地方自治制。可是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中，始表現參加了此等地方民的投票中，反意大利主義的傾向頗為強烈。這種事實，成爲使意國民族主義運動更硬化的材料，且使政府對此地方的法西斯蒂黨壓迫更爲嚴重。新近成爲意領的南契絡爾的中心地巴爾薩諾(Bolzano)的市政府，十月一日及二日被法西斯蒂所占領。

【註】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中，南契絡爾的投票，在巴爾薩諾地方，總數四六、一九二票之中，德國黨黨員爲三六、六六六票，社會黨約得四、〇〇〇票，前者的候補者，全部當選。在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法西斯蒂黨約得三、〇〇〇票，德國黨黨員得三四、九八三票。

又 Venetia-Julia 地方的斯拉夫人的政黨，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中得四八·七八四票，（全體的三三·六％），十六人的候補者中，得五個的當選者。但一九二四年的選舉，因法西斯蒂黨政權的確立，稍有減少，得二九、八四七票，（二一·一％）歸於法西斯蒂黨的大勝。

在此種新領土的反意大利行動的背後存有地方經濟的特殊事情。例如契洛爾地方為奧國的遊覽地，且是葡萄酒的產源地，因新近設了國境的障壁，大受經濟的打擊。又如阜姆和屈星愛史脫那樣的高港，也因了被國境與內地的大陸隔斷，在通商上蒙了重大的打擊。例如飛曼的貿易額，由一九一三年的二千二百五十萬 Hundred Weight 至一九二三年僅減至二百萬，一九二四年四百萬 Hundred weight。

又此時意國對於此等地方的壓迫，更為加重。實行各種結社的禁止，意語的強制學習，名稱的意國化，強迫捐款，課稅增加等，使此等地方的反意感情更為

強烈。(Schneider & Clouel, Op. cit. pp. 33-47)

自一九二二年十月廿四日在那波里舉行的法西斯蒂黨大會上，莫索里尼早已作過如下的要求政權的演說，

「……我們要求議會的解散，選舉法改正及急速的選舉執行，在民族的勢力及反民族的勢力之間有奇怪的中立態度的國家，此種態度的拋棄，財政上的強迫手段，從達爾馬的亞撒退的再考慮，以及航空委員會等五總長的地位之讓渡。並要求設立外交，陸軍，海軍，勞動及公共事業部。……但此種法律的變革，宜由自己所不參加的政府去準備。……」【註一】

但因法格太內閣對此全不理睬，至二十六日夜法西斯蒂黨遂下動員令，開始向羅馬進軍二十八日約五萬之義勇軍由 Michele Bianchi,

General De Bono, Captain De Vecchi, Lieutenant Italo Balbo 四首領引率，極其和平地進占羅馬了。

政府因之奏請戒嚴，但被君主拒絕。因而內閣瓦解，三十一日以莫索里尼爲首相的聯立內閣遂告成立。〔註二〕

此最初的法西斯蒂內閣，除首相兼外交大臣莫索里尼外，包含正規法西斯蒂黨員三名，Orviglio (司法) Cimatti (新領土大臣) 及舊民主黨員 Alberto de Stefani (財政大臣) 民族主義黨員一人 (Federzoni) (植民)，其他的九大臣，爲資產階級政黨所占據，尤其爲自由黨員所占據，人民黨方面，也有一人 Cavazzoni (勞動) 亦加入。又次級官吏，包含十五名的法西斯蒂黨，六名人民黨，自由黨，民主黨及民族主義黨員各三名。〔註三〕

【註一】 Schneider, Making Fascist State, pp. 80-81.

【註二】 Idem, pp. 81-82.

【註三】 Idem, pp. 85.

### 三、法西斯蒂政權的發展過程

後來承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九年二次總選舉之後，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的內閣改造，在一九二九年更行改造的組內閣中，法西斯蒂黨的色彩遂成清一色。依其間法西斯蒂黨政權的發展，可把它分爲二期。即一九二四年以前及一九二四年以後。

(一)由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這時，法西斯蒂政權雖成立了，不過基礎尙未確立。可是最右翼

的民族主義黨不必說，即自由黨，民主黨，人民黨等的右傾分子，在這時亦已次第與法西斯蒂黨合作了。根據一九二三年的新選舉法的總選舉，已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舉行了；這時在國民名表（National List）的名下，法西斯蒂黨以外的資產階級諸政黨的黨員，也加入在法西斯蒂黨的名表之中。由此次選舉，法西斯蒂黨在議會內的絕對多數才告成立。

可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舉行的議會上，法西斯蒂黨一時瀕於危機。即對於總選舉中政府的不正當，及不合理的干涉行爲的非難聲頗高。而使此糾紛更入於惡境的，爲站在以攻擊政府爲中心的統一社會黨領袖馬脫沃的暗殺事件。同時「沙龍」（憲法草案會議）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又起反抗，政府部內，民族主義者又不一定是完全信任莫索里

尼的施政。在經濟財政上，政府又感到了有變更一向迎合資產階級的放漫政策的必要，當然要受到金融界的反對。到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才將這難局打破，而政權乃得再見安定。

一九二四年的選舉終了後，而於五月新開議會，由于對政府的選舉對策的非難，起了糾紛。立於此抗議的中心的，是社會黨的馬脫沃的 Amendola Matteotti；但因七月的馬脫沃的暗殺事件，社會對於政府的攻擊更爲猛烈，在法西斯蒂黨內部，亦由參戰者團體提出了責問的決議。於是政府先把閣內的不穩分子民族主義的法特兒查尼及洛哥們提付法西斯蒂黨大評議會懲戒，更於八月起成立新憲法草案委員會，以元老院議員五名，代議士五名及學者五名構成之，以銀梯耳 (Giovani Gentile) 爲議長而進行議事，期敷衍社會的糾紛自十月二十

八日開會，這會議的形勢，也很不穩。例如一時曾傾向於擁護政府擁護的薩侖特拉，沃爾蘭特，喬里契等自由主義者，重又取了反抗的態度。所謂法西斯蒂黨的內訌派 (Dissidents) 及「分離與自由」 (Patria e Liberta) 一派，是自那時產生出來的。【註二】

不僅此也，一九二四年的法西斯蒂黨員，因此事件而如下表所示的大為減退。【註三】

地 方	一九二四年對於一九二三年的減少	地 方	一九二四年對於一九二三年的減少
西 部		南 部	
Piedmont	0.2	Campania	0.3
Liguria	0.3	Fuglie	0.6
Lombardy	0.4	Basilicata	1.1
	0	Calabria	0.6
東 部		Sicily	0.1
Venetia-Tridentina	0.2	Sardinia	0.3
Venetia	0.7		
Venetia-Iulia	0.8		
北 部			
Emilia-Romagna	0.5		
	0.3		

中 部 Toscana Marches Umbria Latium Abruzzi	0.15		
	0.33		
	1.2		
	0.9		
	1.0		

依此表看，則祇有西西利是增加的。這是因爲支配許久時候的西西利的政界的祕密結社馬非亞(Mafia)次第被法西斯蒂黨掃討了的結果。【註三】

【註一】 Schneider, Op. cit. p. 90

【註二】 Schneider & Clough, Op. cit. p. 26

【註三】 Idem.

(二)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

在這時期中，法西斯蒂黨更益努力法西斯蒂國家理想的創造。第

一，在財政上改放漫政策爲緊縮政策。更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法律，下令解散一切政黨（除自由黨），嚴禁其再行組織。確立了法西斯蒂政黨的一黨專制主義。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發佈勞動法（*Carta del Lavoro*），自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被經濟的恐慌所襲，直至二八年春後才得脫此危機，取回了資本家對於政府的信任。是年發佈新地方制度，由同年十二月九日的法律，「法西斯蒂黨大評議會」的組織成立，翌年一九二九年三月廿四日，施行依據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的新選舉法之總選舉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成立了和法王的妥約，才得覩法西斯蒂國家的完成。

原來一九二六年命令解散反對政黨全部的法律，是於十一月九日舉行的臨時議會上決定的；但自一九二四年以來盛受野黨的反抗，自

一九二四年七月以來惹起了三次的莫索里尼狙擊事件，結果，政府也取了強硬政策。依此法律的第四條，規定「無論以任何名義，若企圖恢復已被警察解散的團體，處三年至五年之拘禁。加入此等不法團體者，或作此種團體的主義綱領及行動方針的宣傳者，處二年至五年的拘禁」。不法團體之中，雖表明自由黨不在其內，但此政黨的集會仍被禁止，機關報紙的發行也被禁止。〔註一〕

其次，法西斯蒂黨勢力的伸張，頗有待於法西斯蒂政府的財政政策及與經濟諸團體爲聯絡運動之處。

先視其財政政策，財政大臣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取了十分自由主義的政策。例如（一）國費的節減，（二）租稅系統的簡易化，（三）資本集中的獎勵，（四）國業民營等。他方又採用了貨幣膨脹

政策，所以資本家最爲歡迎。可是此種自由主義政策，一方在法西斯蒂黨內部有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反對，另一方此種膨脹政策，則有釀成財政困難之虞，故漸想轉向爲金融統制政策，但因此即遇到資本家的反對，一九二五年八月底實行內閣改組，意大利商業銀行的幹部伏兒比伯爵代任財政大臣。

伏兒比承史丹法尼之後，取了緊縮政策。緊縮政策於一九二六年夏達其頂點，對金利，價格，工銀，營業等均加以國家的統制。此種政策，當然是預期到實業界的反抗的。不僅此也，至一九二七年及二八年，失業增大，銀行破產者續出。但自一九二八年春後緊縮政策收了效，出現了財界回復的曙光，因而法西斯蒂政權，得恢復實業界的信任。

對於法西斯蒂政府之經濟的諸勢力的支配，因以下各種產業團體次第均被置於法西斯蒂黨的支配之下，得以實現。即爲意國的全產業團體的聯合體的“Confederazione General Fascista dell'Industria Italiana”爲全體的綜合機關，法西斯蒂黨的支配，遂確立於工業，銀行，商業及農業的各團體之間。此等團體，都是自十九世紀末起就存在的舊團體。

但社會團體的政黨的支配，不僅限於產業團體。法西斯蒂黨的支配，深入一切經濟的文化的諸團體，法西斯蒂黨政權，確立於社會的法西斯蒂主義的基礎之上，且此政權是確立於「對此種團體，僅是法西斯蒂的團體才賦與的參政權」之上的。

但此種政治組織的完成，是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的法律第五六

三號的團體公認制度，及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關於新選舉制度的法律第一〇一九號成立，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用新選舉法的總選舉得能如預定地歸於政府的勝利而才確定的，〔註三〕

又在法西斯蒂主義用來打破社會的既成勢力的，已如上述，在法西斯蒂的工團主義運動的裏面，還實行着相當的社會的設施，我們當注意到如下的數字的存在。例如下面是對於勞動者的福利設施（一九二九年，單位里拉）。

工業傷害保險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農業傷害保險

一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養老保險

四，五〇〇，〇〇〇

傷病兵恩餉

二，五〇〇，〇〇〇

## 遺族撫卹金

一、五〇〇、〇〇〇

設半官半民機關“Patronato Nazionale”使之司掌上述事業。【註四】

【註一】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1931, p. 106.

【註二】 McGuire, Ital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sition, pp. 196f., 508: Mussolini und Sein Fascismus, 1927, SS. 367-401; Schneider & Clough, Makingh Fascists, pp. 14-16; Luigi Villari, The Fascist Experiment, Ch V.; C. R. Muriello, Mussolinis, hi, work and the New Syndical Law, 1928 chs. XI-XIII.

【註三】 Schneider and Clough, Op. cit. p. 157.

【註四】關於詳細的可參看 Carmen Haider, The Italian Corporat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931)。

#### 四、在法西斯蒂政權下的社會黨及人民黨的衰頹

以下更一述法西斯蒂政黨政治之發展的原因，以及此種發展究藉社會的諸勢力之怎樣的推動。

先請述與法西斯蒂政黨相對立的諸政黨的狀態。

對於法西斯蒂黨之社會的勢力的膨脹，能作對抗的政治勢力，殆祇「社會黨」及卡托里克的「人民黨」。那麼先再看這二大政黨是怎樣崩壞的呢？

先看社會黨，自一八九三年在萊琪沃·愛里米亞的大會上宣告成立以來，因民族問題的糾紛便釀成了分裂的端緒。一九二二年托里波里問題的危機，先製成了以皮沙拉契為中心的社會改革派（Reformso-

zialisten)的分裂。其次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以參戰問題爲中心，莫索里尼的一派宣告脫黨。前者次第降落爲資產階級政黨，後者轉化爲國家主義。其次發生的問題，爲共產黨綱領的採擇問題，以此爲中心，出現了「共產派」「珊拉的派」和「托拉契派」的對立。由一九二一年一月的里波羅諾大會，因後二者的提攜，結果共產黨便自行獨立。而殘留下來的社會黨內部的左右兩派的對立，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羅馬大會上爆發，右翼托拉的派的改革主義者組織了「統一黨」，(Partito Unitario)，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了「極左黨」。(Partito Massimalista,)其後「統一黨」重又改組而爲「意大利勞動黨」。(Partito dei Lavoratori Italiani)。是此種社會黨的分裂，不僅發生於僅僅的理論的對立，由於實踐上的失敗之處也頗大。例如一九二〇年九月的工場占

領，及一九二二年的總罷工計劃等等的全歸失敗，遂成爲促進其分裂的直接原因。第一因爲一九二一年的共產黨分裂，是年五月十五日的選舉早已看無產黨的衰頹；一九二二年，社會黨員由廿萬人左右激減至七萬人左右。更於一九二四年選舉中，因新選舉法的權利制度之影響及社會黨分裂的三大原因，衰落更甚。即人數及得票數如下表〔註〕

選舉年次	社會黨及共產黨得票數	社會黨及共產黨議員數
一九一九	五、八四、七三(三三·三%)	一五(三〇·七%) (社)二三(二九·三%) (共)一五(一九·三%)
一九二一	一、九六、一五(一九·三%)	(統)三四(五·九%) (極)六〇(六·四%) (共)二六(二·七%)
一九二四	一、〇五、八四(一四·六%)	(統)三四(三·一%) (極)三(三·一%) (共)一九(一九·一%)

〔註〕議席在以上三回都是五三五名，但有權者各有變化，實際的投票總數，一九一九年爲五、六八四、八三三票，一九二二年爲六、六〇八、一四一票，一九二四年

七、一六五、五〇二票，所以括弧內的百分比，實減少在得票的減少以上。

一九二一年有權者的增加，是因南契洛兒，托里愛斯脫，蓋耳曼契等新領土的住民的增加，舊領土有一一、四四七、〇六〇人，新領土有三七四、一〇八人，合計爲一一、八二一、一六八人，比一九一九年增加了三二一、六一九人。但實際的投票數，舊領土方面爲六、四三六、二五八票，新領土方面爲二六五、二三八票，合計六、七〇一、四九六票，即投票數爲有權者的五六、七%。（依別的統計資料）

在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根據一九二三年的法律，有權者更增至一二、〇六九、三三六人，（人口的三〇·二%），而投票總數爲七、六一四、四五一票，即六三·一%。但這尙是特殊的選舉法，無效投票頗多，其數達四四八、九四九（五·九%）和一九二一年選舉中的九三、三五五票（一·四%）的無效投票相較，實爲

大大的增加。當然干涉也包含在內。有效投票總數，爲七、一六五、五〇二票。

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的社會主義政黨，分裂爲以 *Graziani* 及 *Maffi* 爲指導者的共產黨，*Vola* 所率領的「極左黨」(*Maximalisten*) 以及在 *Turati*, *Tueves*, 與 *Matteotti* 指揮下的「統一社會黨」三者。一九二一年的社會黨員一二三名之中，含八三名的統一派及四〇名的極左派。(Braunias, *Die italienische wahlen seit 1919.*)

卡托里克的「人民黨」的立場和社會黨相反，始終是中間的，時左時右地動搖，表示其爲典型的中間政黨。所以它和法西斯蒂黨的妥協及並立，不一定是不可能的。人民黨是卡托里克教徒的政黨，可是卡托里克教會，自巴亞斯十世在一九一三年的意國的總選舉內撤廢一部份政治的不干涉主義以來，和意國的政治發生了關係；貝奈台克脫十五世在一九一八年末，以僧侶不立爲候補爲唯一的條件，允許教徒加

入政黨，到了一九一九年西西利的卡托里克僧侶唐·魯治·史杜查 (Don Luigi Sturzo, b. 1871) 因欲對抗法西斯蒂黨勃興，發起了「人民黨」。這和法王完全沒有關係，不過以卡托里克教徒，大部份是中小農民為擁護者，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註】

【註】Paul Herre, Politisches Handwörterbuch, Bd. I. SS. 874-875; Europa Year Book, 1929, p. 383; Braunnias, Die Italienischen Wahlen Seit 1919,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1926 (Heft 5) S. 471.

那麼法西斯蒂黨對於卡托里克教及政治運動，是取了怎樣的態度呢？在法西斯蒂黨的構成分子中，占中心勢力的改革社會黨是抱有社會主義的思想，馬里奈的所率領的未來派，及共和主義者等，是始終反宗教的。反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例如丹農雪烏及其一派，不一

定是反宗教的，至某程度止，承認羅馬之宗教的文化及傳統，相信在某程度上卡托里克有和國家提攜的可能。又在屬於法西斯蒂黨的文化理想主義者之中，也有承認一切宗教在國家的文化的發展上為必要的。莫索里尼自身的思想，最初雖是立於社會主義的反宗教思想之上，但次第也承認了和民族主義的宗教之接近。因此之故。莫索里尼認為有先打破人民黨之對立的勢力的必要。正如後面所述的，人民黨自一九一九年成立以來，頗形發展，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中，一躍成為次於社會黨的第二大政黨，法西斯蒂黨和卡托里克教徒的衝突，在一九二一年波諾米內閣之下最為激烈。此種形勢，自然釀成了社會黨和人民黨的接近。此兩大政黨的聯絡，是法西斯蒂政府所最怕的敵人。其衝突，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勅令第二四四四號公佈

了。當那所謂普拉米選舉法案的審議時，達於極點。莫索里尼開始壓迫人民黨及其首領唐·史杜查，結果使其協贊權歸爲無效。十一月八日打破了非常的反對而成立的，是此普拉米選舉法。

翌年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舉行了依據此新選舉法的總選舉。其結果，正如曩所預定的，人民黨的議員由一〇八名一舉激減至三九名。可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的選舉中的人民黨的得票，在法西斯蒂黨反對派中爲最大，以比例代表制計算起來，當有四七名的當選。同時法王廳因不喜權和人民黨的社會黨之接近，聲明和人民黨脫離關係，取了完全從政治分手的方針。

自史杜查的倫敦亡命後，人民黨由托命的諾的舊奧國人 Alcide de Gasseri (b. 1881) 改組，後來黨員的一部份脫離，組織了稱爲「民

族的卡托里克](National Catholic)的法西斯蒂黨的一部分。【註一】

由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締結於法王及莫索里尼之間的法王協約第二十三條，則羅馬教會放棄一切政治，祇承認立於法王及主教的指導下的卡托里克青年會。但一九三〇年夏卡托里克青年會及法西斯蒂黨發生衝突，一時在法王及意大利政府之間屢起周折，至一九三一年九月二日，才由法王布告而告最終的解決。結果，一千五百的卡托里克青年會員，嚴重地被法王禁止去干涉政治，僅允許純宗教的活動。要之，在種種實上，這可說是卡托里克教會對法西斯蒂黨政權盡量的退讓。【註二】

【註一】參看Schneider & Clough, Making Fascists, p. 78; Braunnis, Die italienischen

【註一】因Walter Littlefield, The Popes Stand for Church Rights: Dispute with Fascism (Current History, Oct. 1931. 所以上述的卡托里克青年會，和新教(Protestant)的青年會同樣，是卡托里克信徒的組織。

### 五、法西斯蒂黨的議會爭鬪(一九二四)

現且由議會內部的爭鬪，來觀察法西斯蒂黨和其他諸勢力的動向罷。

自法西斯蒂政權發生後，最初產生的問題，是選舉法的改正。即一九二三年比例代表選舉法案的審議。在當時僅有三十六名(六·七%)的議員的法西斯蒂黨看來，此法案之通過，是十分困難的事業。站在反對的中心的，為史杜查。法西斯蒂黨政府極力壓迫史杜查氏及

他的人民黨。終於叫法王使他辭職，且由人民黨員的棄權，此法案遂使通過。在第一次全體的審議綱領中，爲二三五票對一三九票（棄權七九）又在七月廿一日的最後票決中，爲二二三票對一二三票，從結果看，是一百票的絕對多數。此投票中的反對票數，殆可視爲全是社會黨的議員所投的。並可知資產階級諸政黨，大體都已傾向於援助法西斯蒂政權。【註】

【註】Schneider, Op. cit. pp. 88-89.

其次產生的問題，是根據新選舉法總選舉。新選舉法的公布，爲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舊議會的解散，爲次年一月，過了充分的選舉宣傳的期間，至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才舉行總選舉。

此選舉可注意之點，爲反對黨提出了當新選舉法案的審議之時，

若非起初得有總投票的四〇%以上的得票的最多數黨，便不能得三分之二的議席的對案；但結果還是法西斯蒂黨方面的有二五%（四分之一）的得票便行的案子得以通過。又當編製候補者的名表之時，而法西斯蒂黨的名表，在「國民名表」之名下，由四·五法西斯蒂黨幹部所選定的。有力的自由諸政黨員，也加入爲候補者，取了投票的吸收政策。但社會黨及人民黨的中心分子，當然是悉數被排於名表之外的，因此之故，此等政黨受了非常的打擊。不僅此也，在法西斯蒂黨占優勢的地方，以悉數排除少數黨爲目的，提出「少數法西斯蒂黨名表」爲第二法西斯蒂黨名表。更當開票之際，十萬票社會黨及人民黨方面的得票被作爲無效。選舉的結果，政府黨得六四·九%以上的票數，悠悠然爲預定地得到了三分之二的議席。次席的政黨，因社會黨

已分裂，歸於人民黨，但也不過九·〇%的得票。

一九二四年選舉中的得票分佈狀況如下。【註一】

政 黨	(得 票)	(%)	議 員
Fascistische Partei Nationale Nebenliste) 政府黨	4,305,936 347,552	50.1) (4.8)	356 18
Raschische Dissillenten	18,062	(0.3)	1
Unitarische Sozialisten	422,957	(5.9)	24
Maximal Sozialisten	360,694	(5.0)	22
Kommunisten	268,191	(3.7)	19
Republikaner	133,714	(1.9)	7
Popolari	645,789	(9.0)	39
Librale	233,521	(3.3)	15
Konstitutionelle Opposition	157,932	(2.2)	14
Demosoziale	111,035	(1.6)	10
Bauernpartei	73,569	(1.0)	4
Sarden	24,059	(0.3)	2
Slawen und Deutschen	62,491	(0.9)	4
合計總投票數	7,165,502	(100.0)	555

右表中的 *Konstitutionelle Opposition* 二者，爲民主諸政黨的混合體，包含在阿門特拉底下的尼契派及納米諾一派等等。但從得票看，則阿門特派拉在上述的票數中獲得七二九四一票，即約占了半數，而波米諾僅不過九、五七四票。自由黨的得票大部分，是由喬里沃派獲得，在上述的票數中占七八、〇九九票。

【註1】Braunias, Op. cit. S. 469.

【註2】Idem, SS. 467-471

## 六、政治勢力的移動狀態

關於表現於一九二四年的選舉及其結果中的現象，以下三點應得注意。

第一，上述揭載於法西斯蒂黨的「國民名表」中之候補者的人名。

究竟是怎樣的分子被其中選入呢。依布勞尼涅史所研究的，約如下：

(一)是一九一四年的參戰主義者，和莫索里尼同時脫離社會黨的人們。例如 Giovanni Marinetti, Cesare Rossi 並「民族法西斯蒂黨」(P. N. F.)的幹部委員。

(二)是戰後的「戰鬪者法西斯蒂的」團員及其他的參戰者。例如加入丹農雪烏的阜特遠征的 Alessandro Melchiorri，法西斯蒂青年團「巴里拉」的團長 Fernando Agnoletti 於一九一九年的下院中站在左翼方面的 Amerigo Dumini, Zerboglio, Orano 等等。

(三)是在羅馬進兵以前，個人方面和法西斯蒂黨全無關係的自由黨員及民主黨員。例如前財政大臣 De Stefani，現外交大臣 Dino Gra-

ndi, Aldo Finzi, Acerbo等。有多數人爲猶太人。後來 Olivetti 等人也加入。

(四)一九二三年和法西斯蒂黨合併了的民族主義者。例如前內政大臣 Federzoni, 司法大臣 Alfred Kocco 及 Forges-Davanzati。

(五)如 Salandro 及 Orlando 等親政府的右翼自由主義者。但他們却沒有加入法西斯蒂黨。

(六)一九二三年夏脫離了卡托里克人民黨的「民族卡托里克黨」的人們。例如前勞動大臣 Cavazzoni 及次長 Mattei-Gentili 等。

(七)爲法西斯蒂黨的第二名表中的候補者的國民自由黨員。例如 Sarrocchi, Aldi-Mai。

(八)戰後脫離了社會黨的改革主義者，例如 Michele Bianchi,

Eduardo Rossoni, 及接近皮沙拉契的改革社會黨的「民族法西斯蒂黨」(P. N. F.)的執行委員 Roberto Marinacci。

又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置籍於社會黨的人物，早已全被斥於上述各人之外了。【註】

【註】 Braunias, n. n. O. S. 470.

第二，屬於法西斯蒂黨的新議員，大為增加，在五三五名議員之中，法西斯蒂黨議員為三五六名，其中二〇〇名，是全新當選的，第一次做議員的人，大部份均為參戰者及法西斯蒂宣傳部員。那麼除了二〇〇名新議員，所餘的一五六名法西斯蒂議員，即在新議會中若一調查舊議員的經歷，便能知道那一個政黨最先移降法西斯蒂黨。即如下表。（這亦依布勞尼涅史所示的）。【註】

Nationalisten U Fascisten (民族主義者及法西斯蒂黨)	74
Liberale (自由黨)	29
Liberale Demokraten (自由民主黨)	21
Popolari (人民黨)	11
Demosoziale (民主社會黨)	10
Frontkämpfer (參戰者團體)	7
Demoreformisten (民主改革派)	2
Agrarier (農業派)	2

依此表看，則自由黨及自由民主黨方面的加入最多。所謂自由黨者，爲薩侖特拉所率的中部及南部大農業地主的政黨；自由民主黨是喬里契的一派，乃立於意大利商業銀行的支配下，工業資本家的政黨

【註】Braunias, a. a. O. SS. 469-470.

### 七、現行選舉法成立

現行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改正選舉法，自一九二六年底以來殆已驅逐一切的反對勢力，可說全無什麼困難，已得到了擁有絕對多數的法西斯蒂黨的協贊。在元老院方面，則阿爾倍爾脫尼及魯飛尼一派雖唱多少的反對，仍以四九票對一三八票的多數來可決；代議院方面，則風燭殘年的喬里契雖然反對，仍無什麼效果，幾乎滿場一致地可決了的。

依據此新制度的總選舉，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廿四日在如下的好成績下終了。【註】

有權者

九、六五〇、〇〇〇

贊成票

八、五一四、〇〇〇

反對票

一三六、〇〇〇

其結果，議員四百名，全部是法西斯蒂黨公認的團體所提出的候補者，全限於法西斯蒂黨幹部所選定的人，議會內已全無反對法西斯蒂黨的勢力了。

〔註〕對於投票者的有權者的比率，非常良好，說是八九%，但此數字因來源不同，理應尤有更好的比率。（Schneider & Clough Op. cit. p. 157）

#### 八、政黨政策綱領的變更及穩健化

隨法滅斯蒂勢力的發展，其主張及綱領次第變其內容，而趨於穩

健化，這是應得注意的。

若先比較一九一九年的「戰鬪者法西斯蒂」的綱領，更去看後來的法西斯蒂的主張，則其漸次在變化，頗爲明白。

(一)意大利共和國的宣言是被拋棄了。莫索里尼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就表明君主政治的應得支持，更於二十九日就首相位之時，宣誓願做「意大利皇帝之忠誠的臣下」。

(二)元老院廢止，是中止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的「全國法西斯蒂黨大評議會」，保留元老院改革案，僅止於把議員的年齡由四十一歲改低至三十五歲。

(三)宗教尊重的聲明。一九二〇年的莫索里尼，曾說「不信教理，儀式及神。我們也不需要天啓，天國及神之經綸」。但如一九二

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他所作的演說中，又宣明「宗教的尊重」一項爲政綱之一。一九二九年，他更說過，「由法西斯蒂黨方面說，宗教是一個必要。……祇有藉此，倫理的完成才得保障」。

(四)地方自治制度，被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的法律及九月三日的「法律的勅令」廢止了。

(五)言論及結社的自由，被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六日關於祕密結社的法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關於定期刊物的法律，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關於公共治安的法律等剝奪了。目下國內反對派的新聞已絕影了。

(六)教育的國家統制。教育方針，取黑智兒主義的國民教育主義，在教材的監督及教師的任命與選定上，取政治的統制主義，而尤

努力於教育的法西斯蒂主義化。反政府的教育被驅逐，一切的教育家都被強迫作忠順誓約的。

(七)和資本主義的妥協。對於銀行家及外國資本家。已停止非難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莫索里尼的話，已改頭換面爲「財政的淨化」了。至於淨化的方法，則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莫索里尼會說，「什麼都得爲國家着想，什麼都不應違反國家，什麼都不能逃出國家之外」。又司法大臣洛哥也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三十日說過，「法西斯蒂主義的前提，在於以社會爲目的，以個人爲手段；且社會的機能，在於強制個人，作爲社會的工具」。【註】

【註】Balabanoff, *Wesen und Werden des italienischen Faschismus*, Wien Leipzig

1931; Muriello, *Mussolini, his work and the New Syndical Law*, Edinburgh, 1928.

## 九、法西斯蒂黨治下的意國現狀

那麼最近意國的實狀是怎麼樣的呢？我們覺得非觀察一九三〇年羅馬進兵紀念日爲中心而被逮捕的右翼分子之反法西斯蒂主義陰謀，及與此有關的意國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態不可。

最近的意大利反政府運動，有以詩人特·波西施(Adolfo de Bosio)的未亡人(生於美國)爲中心的稱爲「正義與自由」者，總黨設於羅馬，具有二十五萬會員的祕密結社，存在於倫敦及美國“Friend of Italian Freedom”(出有叫“Italy Today”的雜誌)的自由主義，意國之內的“National Alliance”的君主主義自由主義運動，以及置大本營於法國的由前社會黨領袖托拉的(Filippo Turati)所主宰的「反法西斯蒂黨

「意大利同盟」等；此次被逮捕的人物，均以波西施夫人爲中心，包含着意大利實業界的知名之士。其陰謀的動機，起因於對於政府的財政及國民經濟政策的反對。

即由一九三〇年十月底至翌年一月，有二十餘名的實業界學界及言論界的知名之士被逮捕。全部的人名雖屬不明，約含有下列的人。

De Bosls夫人。如Marino Vineiguerra, Renzo Kendi的新聞家。Bortolo Belotti, 是銀行界的知名之士，是有名的財政家，是波諾米內閣的商工大臣，是尼契內閣的次長；爲「意大利商業銀行」的法律顧問的他的關係，是世間周知的事實。其罪名雖爲陰謀推翻法西斯蒂政府，實際是因他對波諾米非難意國的財政的現狀，謂法西斯蒂政府欲實現共產主義。Prof. Ernesto Belloni, 米拉諾的前任官選知事的罪名，也同

樣。Prof. Giuseppe Kensi，是Genoa大學的有名的哲學教授，爲喬里契派的自由民主黨員。Prof. Ferruccio Parri，是自由黨員，參戰的殊勳者，參謀本部的軍官，前退伍軍人團幹事。Signor Dino Roberto，爲共和黨員，全國傷病兵團的創設者。Prof. Riccardo Bauer，爲自由黨員，有名的戰士，受傷者。Prof. Fabio Luzzatto，爲民主共和黨員，米拉諾大學教授，參戰的殊勳者。Dr. Raffaele Cantoni，也是參戰的殊勳者。Prof. Caetano Pieraccini，爲前任議員。共計有二十四名。【註一】

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以「擾亂國民經濟，且與國民經濟以重大的障害」爲理由，被稱爲意國第一富豪的，人造絲公司的行長Ricardo Guisino被捕，二天後處以Lipari島五年的流刑。又有當時

唯一有力的實業家，任意國有數的電氣事業「阿特里的克電氣公司」的行長 *Commendatore Panzarasa*，也被逮捕。*Guatino* 的事件，理由爲他叫外國的同業關係者加入於他的事業，及引起了和他有關係的屈里諾的資本雄厚之農業銀行的破產。【註二】後者也被謂爲蔑視法西斯蒂政府的經濟政策，於一九三〇年得了較一九二九年更多二七%以上的利潤，似乎是對此種經營的一種抑制，要之，他們是政府的統制經濟的犧牲者，是很明白的。【註三】

此種事實的意義如何，看到了在與法西斯蒂黨分子及一部份資本家之中，早已有反法西斯蒂主義運動的展開就可明白。

【註一】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Nov. 14, 1930. *Current History*, Dec. 1930,

Jan. 1931.

【註二】在一般的生產全都減退之間，祇有人造絲如下地增加。一九二九年四月祇二、四六九噸，一九三〇年一月爲二、九〇〇噸，同年二月爲二、七四五，三月二、七六五，四月二、六一五噸。

【註三】Current History, March, 1931, p. 495, Sept. 1931. p. 938.

同時我們應一觀戰後意國所遇到的經濟的，財政的難關，今日究已能克服到何種程度。依意國的政府統計月報（“Mensuale Statistica”）及失業保險局等可靠的統計，則意國經濟財政的現狀，是如下表所示極其悲觀的。

（一）正式登錄了的全部失業者總數（一九二二年的最大失業者數六十六萬人）

一九二九年      二月（最大）      四三九、三四七

全	年	六月(最小)	一九三、三二五
一九三〇比	六月(最小)	三三二、二九一	
全	年	七月	三四二、〇六一
全	年	八月	三七五、五四八
全	年	九月	三九四、六三〇
全	年	十月	四四六、四九六
全	年	十一月	五三四、三五六
全	年	十二月	六四二、一六九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七二二、六一二	
全	年	二月	七六五、三二五
全	年	四月	六七〇、三五三

全	年	六月	五七三、五九三
全	年	七月	六三七、一五六
全	年	九月	七四七、七六四
全	年	十月	七九九、七四四

政府雖極力實行救濟事業，仍有如許失業者的增大。例如一九三〇年度，爲了失業救濟創設的公共事業，共投了二五、〇〇〇萬里拉的資金。【註】（一九三二年冬，預料當有一百萬的失業者）

【註】“Italian Corporate State,” by Carmen Haid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931, p. 245.

（三）鐵路貨物運輸指數，如下地下降。

一九三〇年 一月 四·四〇 全 年十二月 三·五一

全	年	二月	四・一九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三・四九	
全	年	十月	五・〇七	全	年	二月	三・二六
全	年	十一月	四・一三				

(三)貿易額，也輸出入均減退(單位百萬里拉)

輸 入

輸 出

一九二九年	十二月	二、〇六九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一、三九七
一九三〇年	一月	一、五〇六			九七五
全	年	二月	一、四九五		一、〇七七
全	年	十二月	一、六三六		一、〇五六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一、〇二五			六九一
全	年	二月	一、〇三五		八五七

一九三〇年 十月	一、三六六	一、〇六五
一九三一年 十月	七九〇	八二六

輸 入	輸 出
-----	-----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月	一四、四三二	一〇、一〇九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月	九、八九四	八、二三六

(四)財政狀態依一九三一年六月的調查，則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會計年度的國債總額為三七、〇二九「十億」里拉，是年的償還金為二、六九五「十億」里拉。歲計則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為一五〇·七百萬的歲入超過，但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為八九五、九百萬里拉的巨額的歲入不足。

又去年的財政，在最初的二個月中早已告有五億里拉的不足，所

以九月提高二五%的進口稅得到了八億里拉的財源。論敦經濟報歸此歲入不足的原因於失業救濟費的增大及震災救濟費的支出。〔註〕

〔註〕 Sept. 12, 1951. p. 467

(五)薪俸及工銀究竟是怎麼？因了上述的財政困難，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以降實行官吏一二%的減薪，並傳高級官吏有減二五至三五%的計劃。並淘汰了一四五名的官吏，〔註二〕又現在意國諸大學的教授殆沒有能得到一千三百美金以上的年俸的，視其生活費，則與美國的生活費相低有限，故其生活，必不豐裕，過着遠不及日本的惡劣生活。〔註二〕

其次，勞動者的工銀，爲八%，店員的薪工二〇%，農勞動者二五%的低落，對於這種生活費的指數，若以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則

一九二九年羅馬的狀態爲五〇〇，一九三〇年九月爲四九八。

又依別的資料，則勞動者的工銀的低落，報告如下：

金工，一九二八年，較減一九一四年二〇%。

製絨。生活費指數一九二二年後半爲五二二，一九二八年九月爲五二九，工銀則已由每日一六·九〇里拉向一四·八〇乃至一二·八〇里拉的減退。

建築。生活費指數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一九二二年爲五四一，一九二八年九月爲五二九；工銀則有種種大約爲四·四里拉，二六·四〇里拉，一八·四〇里拉。

鐵路工事。一九二八年九月的生活費指數，較一九二二年增加七檔，(Point)但工銀則由二五，四〇里拉降落至二〇·八〇里拉〔註二〕

依最近發表的報告，（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在米拉諾的法西斯蒂黨農業勞動者大會上），則一九二七年以來農業勞動者工銀的低落，平均爲二八·五%。而一向工銀較高的北部，也遠超過平均額，愛里米亞二八%，米拉諾·克萊蒙那·巴比亞，有四五·至五〇%的下落。

（六）反之，由政府的財政困難所產生的諸稅提高的結果，流通稅（Umsatzsteuer）稅率從〇·二五%提高至一·五〇%，繼復提高至果，得五五二·五%，得到了三十六億里拉的財源，又因提高消費稅及關稅的結億里拉。

（七）至於農村的窮困，則米的生產費雖需要七〇〇里拉，市場的米價僅不過四五〇里拉；因之近特設“National Rice Institute”，以之

統制米價。此「國民米穀會」公定了和生產費同額的七〇〇里拉米價。但契約自由，也非絕對禁止，不過賣買價格，必須得到上面的米價統制機關的承認。【註四】

(八)政府雖行人口增殖政策，事實上仍是人口衰頹。尤以結婚的衰頹為甚。(“Gazetta Ufficiale”所發表)

	結 婚 數	出 生(除去死產)	死 亡 數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三六、二一七	八七、三二五	四九、七八八
一九三〇年十月	三四、九九六	九一、三九七	四三、九一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三〇、八一八	八五、四六三	四四、〇九四
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十月	二二二、六四四	八七八、五一七	五七二、三九六
一九三〇年一月至十月	二四二、三〇六	九一四、七八七	四七五、四八七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十月	二一五、九九六	八五八、七六五	五〇二、四一二
一九二〇年一月至十二月	五〇八、四三四	一、一五八、〇四一	六八一、七四九
一九三〇年一月至十二月	二九七、四三七	一、〇八五、二二〇	五七〇、一六一

一九三〇年一月至十月，及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十月間的統計比較應得注意。

【註一】 Current History, Oct. 1930. Jan, May 1931.

【註二】 Idem, Jan. 1931 p. 539.

【註三】 Carmen Haider, Op.cit. pp. 237-238.

【註四】 Economist, London, Nov. 7. 1931, p. 362. 日本外務省刊海外經濟事情（一

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法西斯蒂的政權經了過去十年的過程，大體是這樣的狀態。歸納

起來，可得下述諸項。

(一)法西斯蒂主義的政權，祇有在絕對的彈壓的恐怖政治之下才得安定。

(二)一九一九年的認爲十分合理的運動之綱領，殆完全沒有實現。

(三)一般人以爲法西斯蒂主義當即可以發生資本的無政府狀態，依然存在，而此種統制，是不可能的，失業的增大，農村的困難，中產以下的生活難等，更有增大的傾向，決看不到緩和的形勢。

(四)莫索里尼所高唱的人口增殖及生產發展，事實上也適得其反。

(五)在法西斯蒂黨政權下所做到的，僅是立憲自由主義社會政治

的構成，改變爲機能的統制形態，換言之，即在使自由主義社會發展爲高度的統制經濟的社會一點，尙稱有用。這無疑的可說是高度資本主義，最尖銳化了的形式。

若以爲過去十年間法西斯蒂黨的努力僅有如此無謂的成績，則國民對此黑暗政治所付的犧牲，真是太大了。

## 第五章 法西斯蒂主義的本質

### 一、各種的法西斯蒂主義論

最後請討論法西斯蒂主義運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有怎樣的地位。

這一點，是今日議論紛糾的焦點，在難於得到足夠下正確結論的充分材料之狀態下，若把今日對此點的議論分類起來，則大致可以分為如下的七種內容。

(一)是最幼稚的見解，視法西斯蒂主義為純粹的民族主義或國粹

主義。此種見解，以爲法西斯蒂主義是最易產生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觀念，且具有強烈的國民性的國民之間的。他們代表着不願再進一步去考察此種國民性是如何產生的那種非科學的見解。

(二)和此不同的見解，雖多少含一些社會主義的色彩，其中最幼稚的學說，是謂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不能一蹴就達到國際主義，必由以國家爲單位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開始，這便是所謂民族的社會主義的主張。但此說對於現代的帝國主義沒有正確的認識。卽他們把今日的社會問題歸結於人口問題。所以他們以爲保證過剩人口失業大眾的生活，較獲得廣大的資源及領土尤爲必要。但今日的問題，並沒有這種內容，而實發源於金融資本的過剩。所以今日的問題，與其說是移植人口，無甯說是擴大有利的投資地。在這意味上，

民族主義實是一種障礙，決非能打開局面者。

(三)和此說相對立的，是共產黨方面所主張的學說。似產生於一九二八年康米但侖第二次世界大會的討論中的。另一說則謂因殖民地不多的國家，因國內的過剩生產，沒有找求必要的市場之餘地，便不能保障益加窮困的無產階級，中產階級諸分子的生活，結果就產生法西斯蒂主義。依此學說，則法西斯蒂主義的發生，和殖民地的廣狹是有關係的。

(四)第二種學說，以法西斯蒂主義爲僅生於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現象。所以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就不會產生法西斯蒂主義，又就算有此傾向，也不會充分發達。

(五)第三種學說，則和上說完全相反，以爲法西斯蒂主義是高度

資本主義的形態，並以爲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反動傾向均是法西斯蒂主義。此說把法西斯蒂主義解說得最廣，故可謂爲是最簡單的說明。但在事實上也有不周到之點。因爲法西斯蒂主義在此種反動傾向之中，是具有特殊的內容的。

(六)第四，可視之爲布哈林的學說；他以爲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危機是其根本原因，但以發現於此等國家的一切反動傾向並非都是法西斯蒂主義，法西斯蒂運動須樹立於比較廣大的羣衆之上，且必須因高度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更降落於絕望的狀態的階層，才爲其結成要素。故法西斯蒂主義發生的原因，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動搖。所以就是在英美等先進國家，若資本主義的基礎起了動搖，也同樣會有法西斯蒂主義的發生的。把此說要約起來，卽法西斯蒂主義，是資本主義

崩壞的最後過程中產生的現象。此說和前說不同之處，可說僅在乎視爲高度資本主義的現象，或更進一步視爲資本主義崩壞過程的現象這一點。但若是承認此說，則也必承認盤的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必較像英美那樣有廣大鞏固的地，現在已是法西斯蒂主義的意國，西班牙，波蘭那樣僅有比較脆弱的地盤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早就崩壞了。

(七)依一九二四年的康米但侖第五次世界大會的決議，則把法西斯蒂主義的發生原因歸於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之戰略的失敗。即一方雖發生資本主義的沒落期，同時無產階級之爭鬪的經驗尙未成熟，且缺少指導的組織，因而未能導大眾運動入無產階級獨裁的時候。這是大資產階級的超合法的攻擊手段，同時也是失去了階級性的沒落的中產階層及一部無產階級所合併成的。此見解當意國法西斯蒂

主義勃興之際，已由共產主義者一般所承認的。此點在意國似可說得過去的。可是現在方在進行中的德國的狀態，果能用此理論來說明嗎？作共產黨以上的活動的那琪史的躍進，也是發生於共產黨的戰術謬誤或未成熟的嗎？實在是說不過去的。

把此等諸說綜合起來，存有六個應得考量的要點。

(一)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及後進國家的觀念，及此觀念和法西斯蒂主義的關係。

(二)殖民地的領有和法西斯蒂主義的關係。

(三)有否擁護無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餘裕的觀念，及和法西斯蒂主義的關係。

(四)一切資本主義的反動的傾向及法西斯蒂主義的關係。

(五)和共產黨的運動戰略之巧拙有否關係之點。

(六)是資本主義高度階段的現象呢？還是資本主義崩壞直接過程的現象呢？

我們當然應承認各種法西斯蒂主義運動中有其特質。但正如開始說過的，現在我們與其去觀察它的特殊性，無寧去觀察它的共通性為必要。因為不如此便不能得到一定的理論。以下便由這樣的立場，把上述的法西斯蒂主義運動為材料，去推究法西斯蒂主義為什麼發生，它做了什麼事，以及它能否成功各點來加以考究。

## 二、所謂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

法西斯蒂主義為資本主義高度階段的產物，頗為明白；但這究竟是

什麼意味，却是問題。意國的資本主義，是由前世紀末就發展起來的，但正如上述，它沒有作順利的發展。由貿易的逆潮可知其基礎十分薄弱。大戰當時及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固然大有發展，但它是次第向獨占的階段進行，所以在意大利亦認為是在高度的資本主義的階段。由這種意義來講，意國不能說是個後進國家，不過，像現在所說的是它的基礎十分脆弱的意味，故也可說它是後進國家。但欲較正確地表現此事實，還是以說它資本主義的基礎脆弱為佳。所以意國的狀態，可說雖存有高度資本主義的階段，但其基礎是薄弱的。

關於此資本主義的高度階段一事，有一點須得考究。那不是如上述的國家的內面觀，而是在對外關係上。即在如此基礎薄弱的高度資本主義國家意國之外，尚有像英美法那樣的基礎更為確實的高度資本

主義國家。在大戰以前，德奧及匈牙利也可數入此等國家之內的罷。此等國家，尤其德英美等國，乘意國資本主義的基礎薄弱，而以經濟的出以侵略的態度，我們也不應輕輕放過。至戰後，更有美英法的躍進。此國際關係，也是法西斯蒂主義發生要素之一。爲什麼呢？我們看了法西斯蒂主義對於外國資本採極度排斥的態度，便不得不認此點爲一個問題，對於戰前的德國財閥，及戰後的法國財閥的排斥，和意國的法西斯蒂主義運動有密切的關係。可是此種金融資本的國際化，是獨占的帝國主義自身不可免避的現象，雖然有藉於國家的金融統制政策的手段，到底是難於抑制現代世界經濟必然的煩悶。法西斯蒂主義和這問題有關係，看到了上述的人造絲公司行長及電氣公司行長的處罰問題就可明白。於是法西斯蒂主義是因了自國的資本主義的

基礎薄弱，不能堪受外國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即金融資本主義的侵入）一事實爲中心，惹起了被國內社會問題所刺戟，欲和帝國主義對抗，以把此等問題解決而發生的運動。在此意味上，理應一方具有社會主義的社會綱領，一方有對外的強硬政治綱領的罷。在社會綱領之中，也有國家中心主義，即國民動員的傾向，排斥資本家之賣國的投機行爲及無產者之超民族的行動。在政治綱領中則取極度的國家的統制，即獨裁政治的形式，趨向軍國主義的傾向的罷。

順帶我們得一考究殖民地的廣狹問題和此究有怎樣的關係。像荷蘭，母國雖狹小而全無任何天產物，但因殖民地廣大，國家全體上的資本主義的地盤則很鞏固。馬克斯也以爲荷國和英美法一般，有非暴力的革命的可能。反之，像意國那般的天惠既缺乏，又無多大殖民

地，則欲鞏固其資本主義的基礎，自很困難。反之像美國那般的，植民地雖少，因本國的富源豐富，其資本主義的基礎就堅固。所以植民地的廣狹，不是根本問題，惟一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基礎是脆弱抑是堅固，應包含植民地一并考察。

又若以植民地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爲問題，則問題當更爲複雜。無論在什麼關係上，植民地確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在資本主義初期的階段，卽：在民族主義的階段，植民地也許是過剩人口的移出地，工業原料的生產地，可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卽如現在那樣的獨占的帝國主義的階段，各國家都困於國內的過剩生產，因爲養活失業者，迫得把生產機能的復活擴大，所以其需要的東西，已不是單純的人口稀薄，且亦不是富於天惠的土地，而是具有商品的購買力的繁華的市

場。殖民地也漸次在此種意義上才被要求着。其目的物，與其是購買力薄弱的殖民地，無甯以文化已發達至高度的既成國家爲優。欲向既成國家行帝國主義的侵略，須較對手國具有更優越的經濟的實力，所以基礎堅固的資本主義國家，任從何種見地，均必優勝。因而在此種優秀的國家內，促法西斯蒂主義發生之一的原因沒有具備。換言之，即缺少促法西斯蒂主義發生的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這一種原因。就算不完全缺少，也必比較稀少。同時，此種國家，其資本主義的基礎是當然強固的，故缺少法西斯蒂主義發生原因。所以爲法西斯蒂主義發生原因之一的殖民地問題，祇能當之是那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強弱問題。

例如在德國，那琪史繼續着有驚人的發展。苦視之爲人口問題，

理應是泛溢於國內的失業者沒有可移的殖民地，但問題却決不起因於此。問題是戰爭疲弊後接着又是賠款負擔的苛重，及由此賠款的苛重所發生的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動搖。德國的全產業，可說均已做了外國資本的抵押品，所以以楊格計劃的破棄及凡爾塞條約拋棄等主張為中心的法西斯蒂主義的勃興，可說是極好的地盤。

### 三、所謂是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法西斯蒂主義不僅具有擁護中產階級的主張，且以中產階級的大眾為主要地盤，是不能抹殺的事實。農民，中小商工業者，公司職員，屬於知識階級的教師，學生，宗教家及表面上不露面的軍人等，為其最有力的構成員，是無可否認的。不僅此也，其所主張的，也實

際是中產階級的生活保障，資本家之政黨的支配及超民族的行動的排除。

那麼此種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法西斯蒂主義，到底和資本主義有怎樣的關係的呢？

中產階級的沒落，是高度資本主義，即獨占資本的必然的產物。所以高度資本主義出現的地方，無論什麼地方必發生中產階級的沒落的結果，那麼法西斯蒂主義就可立即視之為對於此種沒落的反動嗎？

倘若法西斯蒂主義是單純的，向自己的沒落的中產階級的反動而產生的，則既已達到高度資本主義的任何國家都必發生法西斯蒂主義的了。這與事實適相反，可是法西斯蒂主義，起因於中產階級的生活的窮困，也是難以否認的事實。我們能在此等難於否定的各事實的基

礎上確立的結論，結果不就是「中產階級貧窮的程度如何」嗎？

若以爲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中產階級的沒落的一階級觀念是對的，那麼資本主義極其發達的國家英美等國的中產階級，比較以農業的要素爲多的意，西，波蘭等，理應更易沒落更易窮困的了。但出現於法西斯蒂主義中的中產階級貧窮的實態，却適得其反。

於是一般人才覺得，即承認法西斯蒂主義中的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那是僅僅表面的，法西斯蒂主義的實質，也不外是資產階級獨裁的尖銳化了的形態。但就算僅不過是表面的，又爲什麼有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明呢？對此，他們與以如下的說明，即那是因爲欲從那裏尋找大眾的地盤以爲資產階級獨裁的基礎之欺瞞的政策產生的罷。

我們覺得此說明才太欺人了。我們一視現在形成法西斯蒂運動之

中心的中產階級的狀態，則其行動決非欺人，也不能當之是自欺。我們沒那樣的勇氣來有否定它是誠實的爲中產階級的人們所作的運動。

那麼我們到那裏去求上述的說明呢？我們先肯定了中產階級對於法西斯蒂主義的熱誠而再出發罷。肯定了之後，若不能從國民性上說明其原因，我們必以中產階級貧窮沒落的危機事實上存在着爲前提的。其次，便得考究應如何連結資本主義高度的階級這一觀念，及中產階級沒落這一觀念。

例如爲構成中產階級要素之一的農村人口，大地主自耕農及佃戶的窮困，在北歐，中歐，及東歐諸小國間已很深刻。此種國家，任是怎樣觀察，決不能說其已入資本主義高度的階段，而無寧說是尙未脫離農業國家的時期的。在此等國家間又已有農村危機的出現，是表明

那是根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已在向那社會的經濟地盤薄弱之處開始，且外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已開始的事實。現代諸小國家，例如里斯愛尼亞、巨哥斯拉夫、土耳其等國的法西斯蒂主義，都是以農村問題、土地問題爲原因的。即在意國，也包含此種傾向不少，小商工業者的沒落，公司員，軍人，知識階級的沒落過程，當然是更爲發展的資本主義的階段之現象，但此種中產階級沒落的危機，不能僅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這一觀念的來說明，由此也可明白。此事自身，也可說和那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地盤之強弱是有關係的。在基礎強固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的貧窮尙有餘裕，在基礎薄弱的國家，便缺少此餘裕。所以在本來基礎薄弱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因了某種特別事情而基礎被削弱的資本主義國家，容易產生中產階級沒落

的危機，且缺少救濟的方法，這是法西斯蒂主義勃興的因子，且是法西斯蒂主義具有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所以然。

所以，我們不得不說，法西斯蒂主義不是總括一切資本主義的反動運動的觀念。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特殊現象。

可是由於一度肯定了資本主義之理論的法西斯蒂主義，決不能得到如他們所意料的中產階級的支援，若祇肯定資本主義社會的，此支援究屬不可能之事。所以法西斯蒂主義的意料，在其政權下的實際建設過程中便變得其反。當初的理想既日漸衰頹，便不得不向資本主義獨占退後，這是意大利的實事所示給我們的。在這意味上，我們不得不說法西斯蒂主義發生於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向資產階級獨裁後退。【註】

【註】脫稿之後，得到了關於德國的那琪史的有味的統計，特附記之。下表是把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選舉中柏林的投票用地區別來製成的，因各地區自己大體均有階級的色彩，其階級的傾向也可看出。

共產主義，在魏丁的勞動區最多，反之，那琪史則在史丁李滋的小資產階級區占最大數，其次在齊侖特夫的大資產階級區，亦有相當基礎。(Current History,

ory, Jan, 1932, p. 534. Zeitschrift f. Politik, Marz 1931, S. 997.)

	Berlin	Wedding (Working Class)	Steglitz (White Collar)	Zehlendorf (Upper Class)
Party				
Nazis		8.9	25.8	17.7
Bourgeois Right		9.8	19.6	26.5
Bourgeois Left		9.4	23.5	27.5
Social Democrats		28.0	18.4	19.7
Communists		43.0	11.6	7.4

#### 四、和共產主義的攻勢的關係

更應得考究的問題，是和法西斯蒂主義對立的共產主義的關係。在意國的狀勢中，我們看到了如下的事實；即在法西斯蒂主義勃興以前，有社會黨的發展，法西斯蒂運動漸次變爲恐怖主義，換言之，即接近了共產主義，以及由此社會的恐怖主義，法西斯蒂主義的勃興得以助長。就在別的國家，如西班牙的李貝勒獨裁政治，事前先有一九二一年二二年的社會的混亂。在波蘭及捷克斯拉夫，也發現了農民黨的政權掌握及頑強的抵抗。在現在的德國，則那琪史與共產主義並進地膨脹着。而社會民主主義，暴露了在數量上雖占優勢，事實上在政治中實屬毫無力量。反之，在英美法共產黨的勢力殆等於零。〔註〕

〔註〕正如一般人所知道的，英美無共產黨議員。法國於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中得了十四名議員。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英國總選舉前後英國共產黨員的增加，確是事實，但不能僅藉入黨者的數字去估量黨員的勢力。因脫黨的，及事實上不負任何義務的黨員，爲數不少。——孟吉史脫·導報這麼說。

這樣看來，法西斯蒂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勢力並行的傾向，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那麼我們應如何說明它呢？如上所述，共產主義的戰術的謬誤及未成熟之說，也是此地應得討論的問題，但我們則覺得，在戰術以外，必存在相當强有力的必然的因子。由意國看，則法西斯蒂主義的傾向在一九一二年就可看到。但斯時由社會黨分裂出來的皮沙拉的一派，不變爲法西斯蒂黨，反軟化於資產階級政黨。這時，莫索里尼表明了意大利民族主義的思想。意國的知識階級，自昔已就民族

主義的傾向很强。此意大利智識階級的傳統的民族主義，至一九一四年才由莫索里尼編爲法西斯蒂主義。但其勃興完成，則在戰後一九一九年以後，而當時意國早已存有社會黨的左傾之傾向和政治的社會的有左傾勢力之發展的事實，殊不應忽視的。在一九一九年以後的法西斯蒂主義勃興的裏面，潛有社會黨的恐怖主義及向政治上伸張反動的意義。此外的國家也然。

所以法西斯蒂主義的產生與共產主義的發展不無關係，想事實上可以承認的。此事實，使人聯想到，法西斯蒂主義結果不外是直接對於共產主義的反動運動。那麼此種運動爲什麼要產生對於共產主義的反動呢？我們覺得這是因中產階級的苦悶，有加以解決的必要。即從共產主義的發展直接受到最重的打擊的，是基礎薄弱的中小商工業

者，及正在貧窮下去的農村；像大資產階級，當然有對此的耐久力。意國常有此種事實，這在前面已經說過。那麼知識階級，軍人，官吏等爲什麼因共產主義的發展而反動化起來，去和法西斯蒂主義合流呢？那是由於他們的階級的地位，即生活的窮困及傳統的教養。共產主義的發展，反把中產階級拉至無產階級以下的生活的窮困。這是意國戰後的事實所昭示的。但他們不能做無產階級。他們有最强的民族的教養。他們具有難於捨棄的傳統的倫理觀念。無論在生活上或觀念上，叫他們做共產主義者，是十分困難之事。於是共產主義的勢力愈發展，中產階級愈反動化，強硬化，終於爲自己的存立起見，創造了叫法西斯蒂主義的新理論和新運動。這和法國因大革命以後的資產階級的勢力發展而反動化了的貴族及卡托里克僧侶創造了浪漫主義的運

動，是完全同其形式的。

所以對法西斯蒂主義捧呈赤誠的熱意的，是中產階級。大資產階級，作爲對於共產主義發展的自己防衛的手段，亦以利用法西斯蒂主義最爲有效。但他們較中產階級比較尙有餘裕。因爲他們自己的生活基礎，較中產階級爲鞏固。所以他們不會捧赤誠與法西斯蒂主義，僅取了利用它的態度罷了。不僅此也，大資產階級也有不能作法西斯蒂主義的絕對支持者的理由。卽如上述，法西斯蒂主義自身，是社會主義的，大衆的組織。大衆的組織在能抗爭資本的勢力的時候，它對資本家自然是一種威脅。但另一方面，法西斯蒂主義普通祇說和資本的妥協而不提爭鬥。其階級理論，爲機能的分業論，不是階級爭鬥論。所以在資本家看來，頗爲有利。不過因法西斯蒂主義提倡國家統制主

義的經濟政策，對於與政權接近的資本家雖有利，對於和政權無緣的資本家是很不利的。因此理由，大資本階級對於法西斯蒂主義的立場，不能是絕對的。

在此意味上，法西斯蒂主義的勃興，和共產主義的發展，及其他無產階級運動的恐怖主義，有必然的關係。決不是因了共產主義的戰略之敗北的結果。但這裏當然有法西斯蒂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爭霸產生，法西斯蒂主義勝利的理由，可歸諸那國家的中產階級結成勢力的強大。而此勢力的強大，又如上述，起因於那國家的資本主義基礎的薄弱，結果，便應歸其根因於中產階級的窮困。不過在此種爭霸之時，共產主義的戰略如何，多少會成爲問題，也是不待言的。

### 五、法西斯蒂主義究能做些什麼？

法西斯蒂主義，具有中產階級意識形態而發展，做了資本主義擁護的工具。那麼它究有能救一國的資本主義的危機於未然，重再製出資本的繁盛，恢復社會各部的秩序的能力嗎？

對此疑問的回答，已由事實證明了。即在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政權的十年經驗中，決不能說其目的既已達成。那裏依然有資本家的投機行爲，依然有中產階級的貧困，依然可看到失業增大的傾向。法西斯蒂主義惟一的功績，是依強度的彈壓秩序之回復。但彈壓的背後，隱藏着許多的罪惡。雖作了「自由」的極大犧牲而仍一事無成，其犧牲真太大了。西班牙僅留下了混亂，法西斯蒂終於一事無成地敗北

了。其後又留下了流血的革命時代。波蘭，捷克斯拉夫，土耳其，奧大利及德國的人們，至今尚被囚於法西斯蒂主義的幻影中，但先行的意國及西班牙的經驗，僅不過對我們說明了幻滅的悲哀。好像十九世紀的幻影是浪漫主義，現代的幻影是法西斯蒂主義，這種幻影，已由它的理論非科學性證明。一個人的感激，常不能正當地考察事物。法西斯蒂主義的擁護者間，常祇有感激而缺少冷靜的批評。

這且不說，我們且假定意國在那時法西斯蒂主義不能掌握政權。照共產主義當然會代之發展，共產主義的政權樹立或可能也未可知。俄國已是可能了，意大利決沒有不可能的理由。若此假定是對的，則那時意國的資本主義理應早已告終了。

在此種意味上，法西斯蒂主義可說是和資本主義崩壞的直接過程

有關係的現象。這不僅僅是高度資本主義的現象，也可說是資本主義歿落的現象。

一般的常識，恐怕以爲法西斯蒂主義的政權消滅後會重又歸還至資本主義及立憲政黨政治的罷。在意國，尙無說明此預料的事實。但我在西班牙却得有此經驗。在西班牙，自李貝勒的沒落後，一時似會恢復至倍侖蓋爾將軍的君主立憲政治。目下仍保持着薩莫拉的立憲共和政治也是事實。但其基礎十分危險。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的立憲共和主義的革命，其中已包含着多量的無產革命的傾向。此民族革命，必乘了無產革命的潮流才可能。換言之，卽此民主革命，是由法西斯蒂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均勢所製造出來的產物。所以西班牙今後能維持此立脚於兩勢力的均勢上的立憲共和制至什麼時候，是個大疑問。這也

得承認資本主義崩壞的危機仍舊存在着。

或許有人以此爲西班牙的特有情勢。但若承認與法西斯蒂主義對抗的運動非資本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則視法西斯蒂的可能，同時就是資本主義崩壞的危機，且法西斯蒂主義倒壞後所產生的定非資本主義，是很正確的。

可是，我們也不是說無論什麼時候法西斯蒂主義都是發生於資本主義崩壞的危機中的現象。恐怕不經過法西斯蒂主義的過程，換言之，即維持立憲主義政治的體制至最後而完結其社會的任務，才是資本主義崩壞的正常的過程。但此種常規的過程，祇有至最後仍占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是可能的罷。許多基礎薄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其資本主義崩壞的過程必經過法西斯蒂主義的形式的罷。這和十九世

紀的專制政治的倒塌，許多時候均經過了浪漫主義的過程一樣。但所謂至最後仍占優勝的資本主義諸國家，至最後仍殘存着的立憲主義的政體者，雖至最後仍為立憲政體，但其漸有獨裁傾向的強大化，也不能否認的實事。而其崩壞的一瞬間，便是立於立憲政治和獨裁政治的境界的瞬間罷。

此種過程，由今日的事實也能說明的。例如德國，英國等，雖陷於十分危險的狀態，仍不如意國，西班牙那樣地不由急激的立憲政治向法西斯蒂主義獨裁政治之突飛猛進，是預先採取了合法的獨裁方法。德國用緊急處分法，英國用國民內閣制，作危險的對策，使法西斯蒂主義的政權不能出現。英國較德國距法西斯蒂主義政權的距離更遠。此種相異，應用什麼來說明的呢？結果不外是和資本主義的地盤

問題的關係。資本主義的地盤愈鞏固的國家，可說距法西斯蒂主義愈遠，資本主義最後的狀態，也可和此同論。

若以爲法西斯蒂主義是薄弱的資本主義最後的過程，則有法西斯蒂主義的可能性的國家之資本主義，反爲較沒有此可能性的國家更快崩壞的可能性的罷。所以法西斯蒂主義，結果在消滅資本主義爲目的的共產主義看來却甚懼迎的，但立於資本主義之上的立憲主義看來，倒甚討怨。

# 獨裁政治論叢書

第一卷 現代獨裁政治學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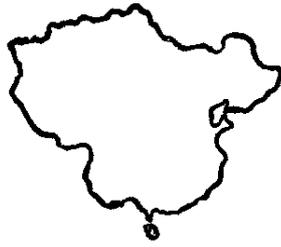
第二卷 在代獨裁政治史總說

第三卷 法西斯蒂主義運動論

第四卷 民族的社會主義論

華通書局

# 法西蒂斯主義運動論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定價大洋五角

原著者 今中次 磨

譯者 查士 驥

發行者 王懷和

印刷者 中行印刷所

上海法租界善鐘路口

總發行所 華通書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571.192

989

3

